

維·喬·威耳科克斯

到人民中去，对壟断資本发动攻势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向
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15934

人 民 出 版 社

維·喬·威耳科克斯

到人民中去；对壟断資本发动攻勢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向
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九六三年·北京

同志們：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这样的時候召开的，这个时候可能是我国劳动人民爭取和平和反对資本家剝削的斗争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轉折点。

我国人民日益認識到，老的政策和老一套解决問題的办法已經不适当了。在产业战綫上，已經出現了采取更富有战斗性的行动的重要趋势。我們国内的实业家开始認識到本国和外国壟断資本侵害的危險。事实上，小企业家十分清楚地看到他們正在为壟断資本所压碎。我国的农民再也看不出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解决办法了。这一点从許多农民組織的态度和政策決議中是明显可見的。

从所有曾經把我党的政策拿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討論的同志和支持者的报告来看，并且从比以前所作的更为全面的观察来看，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見的。誠然，我們不能說，也不应期望我們能够說，目前存在着对共产党的直接支持。但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当我们采取了正确的作法，特别是从那些同我們所接触的人有关的問題着手时，人們是願意傾听的。事实是很少人对我們的当前現行政策表示不同意。大多数人說我們的政策是解决問題的办法。事实上，在产业战綫和农业战綫上我們都得到了贊許，人們拿出了和运用了我党綱領的一部分——当然，这是沒有加以承认的。但是，仍然为像新西兰《真相报》那样銷路广大的报纸所强烈地宣傳的关于“紅色妖魔”的老調繼續流行，妨碍人們对我党的直

接支持。我們的任務是要打破這種宣傳。

因此，我們可以說，新西蘭的事態正在改變，舊的思想正在被拋棄，但是這種改變並不是通過任何有組織形式的鬥爭顯著地表現出來的。老實說，如果沒有我們黨的堅強領導和行動，這種情況可能導致人們對像社會信用黨之類的“庸醫”式的解決辦法的支持。

然而這一點卻是有重要意義的：人們對於在現政府的或者工黨的政策框架內的當前經濟前景已經不再抱有完全信心了。對共產黨來說，這是提供發展和擴大影響的有利機會。我們黨要取得這種發展所面臨的任務，將在本報告的較後部分作概要說明。我國的客觀條件使得這一任務切實可行，只要我們採取正確的方針和策略，雖然我們不應幻想這條道路現在是平坦易走的。

從這一點概括中，可以看到這次代表大會的重要意義。我們再不應滿足於現有的成就，愛撫過去取得的成績。今天，在我黨一九六〇年代表大會上清楚地提出的概念，即我們必須轉向採取攻勢的概念，已成為我們整個作法的基石。在即將到來的時期中，對所有共產黨人來說，“展開攻勢，到更多的群眾中去”，不應僅僅是一個口號，而且必須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這次代表大會的目的必須是作出一些決定，來幫助我們在即將到來的時期中按照這種方法運用我們的政策決議。我們必須從過去的成功和失敗中學習如何能更有效地傳播我們的政策，如何能爭取更多的積極分子參加擺在前面的重大任務。

如果我們用客觀態度看問題，那麼，毫無疑問，國際戰綫和國內戰綫的條件都比幾年前更為有利了。不僅是美國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愈來愈頻繁地出現經濟“衰退”，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其他許多部分繼續存在“蕭條狀況”所表現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日益加深，而且在新西蘭，由於我國經濟的性質，由於我們的农牧業

产品仍旧依靠国外市場，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提供适当价格的市場又日益捉摸不定，因而正在酝酿着一次經濟危机。这个危机在实际上意味着要么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要么是采取一种新的政策。今天，实行一些修修补补的和微小的改革是无济于事了。只有共产党提出另外一种替代的政策，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一致地認識到了这一点的意义。

誠然——而且我們作为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正視这一事实——我們的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思想意識問題（特别是考虑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开始的公开辯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妨碍进展的作用。它們使許多支持者思想混乱，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同志們的努力从在当地执行政策轉移到集中注意思想意識分歧方面。这个問題影响了我們各級党組織，并且是全国中央一級的一个尖銳的問題。

要求举行世界會議

你們的領導方面一九六二年二月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它認識到让这种情况繼續存在下去所帶來的危險。它要求有关的党的領導方面会晤，客观地討論解决这些問題的最好的办法，作为举行类似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举行过的世界各党會議的預备步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这一点，而且，他們自己（一九六二年四月）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类似的建議。不幸的是，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都不同意这样一种做法，因为双方都认为这会流产。

在这个問題上交換过若干信件，也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我們高兴地注意到，在这以后不仅有相当数目的别的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議，而且苏共中央委员会本身也认为，举行最高級的双边或多

边会谈作为召开世界会议的预备步骤是适宜的。我们确信，现存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不久就会得到解决，团结一致的国际运动一方面将继续把社会主义世界推向新的高峰，另一方面将给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我们就能够抵销由于这些分歧对我们自己党的活动所发生的任何阻滞作用，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消除许多非党支持者的怀疑和问题。就思想意识的问题而言，你们的全国委员会本身在将来任何的世界会议上是会发表意见的，在这次大会的晚些时候，我们将报告我们对有争论的许多问题的意见。

现在只需要公开说明一点：我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对国际的思想意识问题和对我们这里自己的政策的态度，都是建筑在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则是运用于新西兰的具体情况，而且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坚决地执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声明中的全世界性的决定。

.....

一九六〇年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

现在我想简单地谈谈我们党在一九六〇年举行的代表大会。当时我们比以前更有效地处理了有关我们当前政策的问题。从那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一项详细得多的、以垄断资本集团的人们以外的全体新西兰人的迫切需要为根据的当前纲领。其结果是我們更多地正确强调了一些必需的和重要的问题，这表现在我们围绕“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以及外国垄断资本渗入新西兰的具体问题所进行的宣传工作方面。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对麦肯德里克玻璃工厂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这个问题牵涉到国内垄断资本和国际玻璃

卡特尔。我們並沒有愚蠢地坚持要求要么是一切（实行国有化），要么是什么都不要（外国壟断資本也不触动）。我們提出了其他一些积极的建議，使新西兰的工业脱离外国壟断資本的影响，同时使新西兰政府和工会对这些工业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我們仍然在国有化这样一个問題上爭取实现我們的綱領目标。由于我們有一个符合我国广大阶层人民和若干不同階級集团的当前需要和願望的全面綱領，我們就必須更多地注意采取細致的工作方法。当問題发生时，我們必須在原則上坚定不移，而在策略上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說来，作到这一点，是我們怎样有效地朝着建立我們的党綱“新西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說的“人民联盟”前进一步这个問題的核心。

在我們党一九六〇年的代表大会上，我們曾试图加强我們在爭取和平的斗爭中和在新西兰建立广泛和平运动中的工作。下面，我还要更多地談談这方面的成功和失敗，現在我只想說，这个問題的重要意义并没有为許多党的組織所充分地認識到，問題仍然是如何把党本身进行的有效工作同在群众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和平斗爭結合起来。具体地說，我們需要解决在工会运动中引起“和平意識”的問題，这是建立一个稳定而广泛的和平运动的关键。

在一九六〇年我們决定繼續集中力量做产业工人方面的工作，同时不忽視其他方面。現在檢查一下我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工会中，都表明这方面有某些改进。但是还有很多工作有待于完成。这个問題也留到后面再談。

在一九六〇年，我們在如何粉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意識对新西兰工人及其同盟者的思想控制这个問題上，也采取了更坚定的方針。檢查一下在列宁所如此清楚地概述过的帝国主义世界中，这种思想意識在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原因，我們得出了这样的結論：

資本主义思想意識的这个方面将随着帝国主义的衰落而衰退，这是合乎邏輯的。但是我們懂得，这并非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工人会脱离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或小資產階級思想，除非我們党正确地解决当工人由于早期的生活条件和我国工党执政造成的老的幻想破灭时如何爭取工人的問題。我們認識到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問題，也不会很快地做到，正如我們也認識到，把共产党变成左派工党的“鞭策派”也不是解决問題的办法一样。我們决定，党必須大胆地解决进行領導的任务，認識它的正确作用和只有一个不管什么名称、但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才能够領導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走向社会主义这一事实。

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样，任务证明是艰巨的，但是已經有一些初步成就可以記錄下来了，特別是在奥克兰。我希望奥克兰的某些代表会把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

我提到這些問題，是为了使我們能够了解我們在一九六〇年的想法。基本上，問題仍然在于如何在今后时期中更有成效地實現这些东西。这就是我們希望根据我們党三年来的實踐經驗来加以解决的問題，至少希望這個問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取得某种程度的解决。

会 前 討 論

就我所知，这样一个标题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出現，这还是第一次，虽然我們过去当然总是提到在举行代表大会之前党内所举行的討論的。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它說明，我們更充分地認識了让全体同志和尽可能多的被鼓励起来的非党支持者在代表大会举行之前就我們的政策和原則进行最广泛討論的意义。这就是为

什么会前討論的材料不再采取老形式，即企图提出一个根据領導的看法已經对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提出答案的报告。过去的那种作法往往导致自动的贊同，而不去进行更多的独立思考或真正的研究。新的方法受到了我們党和許多非党朋友的广泛欢迎。各地区、各支部、个别同志(参加支部的党员和一般党员)以及許多非党人士所寄来的意見书的数目之多和篇幅之长，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意見书对于帮助我們对我們党的政策和活动的許多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具有重大的价值，并且使我們得到許多新的主意，这不仅在于它們的数量，而且在于它們的内容。我认为这表明我們在筹备代表大会时，在言論上和實踐中，都認識到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听取群众意見”和征求他們的意見和观点的意义。这是一种革新的作法，而且证明是成功的。我們要为将来的工作而从这里取得教益，尽管在这种做法中所使用的实际材料在下一次无疑地将会得到改进。我們仍要記住，目的是引起討論，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对，我們同意”的回答。

在評論这种做法的时候，許多非党的朋友认为，我們的語言，即使用馬克思主义的術語，是一种障碍。我們应当注意这一点。我們不能完全排除这些術語，因为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門科学，如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有其特殊的術語。但是我們能够作到的是，对那些看来可能是难懂的辞句加上一些注解。

为了使大家对所发生的情况有个概念，我要向大会引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数字。这些数字证实了上述的結論。

我只想补充的是，这次的經驗清楚地表明，如果我們要从討論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就必须更早地开始进行会前的討論。

从上述这一切你們可以看到，党的領導現在对于我們的党员同志和許多非党朋友所感兴趣的事情和所考慮的問題，即有关我

們黨和新西蘭工人階級所面臨的問題，已有相當廣泛的了解。對關於我們黨及其支持者的情況，黨的領導方面肯定是知道得更為詳細了。

制訂政策的鬥爭

今天我們黨無論是在團結廣大人民群众的當前要求的綱領方面還是在建立社會主義新西蘭的問題上所奉行的政策，是我們黨內對機會主義和“左”傾宗派主義展開長期的鬥爭以後制訂的一種政策。許多年來爭論的問題一直是：究竟是建立一個牢固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並且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應用於新西蘭的具體情況的黨，一個無論是黨員成分還是觀點都是工人階級性質的黨；還是建立一個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而實際上是以一種小資產階級空想主義為基礎的黨。而在斯科特領導的後期，正是這種情況在許多方面占着主導地位。正如後來的事件以及他的反黨活動所表明的，這肯定正是斯科特自己的立場。

在最近幾年為制訂正確的政策和認清我們共產黨的作用的性質所進行的這一鬥爭中，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兩次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大大地幫助我們取得了清楚的認識。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對我們黨來說是一件極其需要的東西，因為它肯定了我們過去一直在力爭進行的很多事情（特別是在一九五〇年左右以後），而且它清楚地指出了正在我們面前展開的向前挺進的廣闊前景。我們再也無法懷疑，“堅守”時期已經過去了。很明顯，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進而發動攻勢的必要性。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一黨聲明又使我們黨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下列事實對我們的意義：我們所屬的世界現在正處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

过渡的时代。的确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纲领是以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这两个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运用于我们所了解的我国情况为思想基础的。

从我们对和平共处问题的看法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我们的态度。以我们的纲领中的那一部分为例。在那一部分中，我们正视了我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危机，这一危机是由要有一个充足的市场使我们出口的农牧产品能以公道的价格出售的问题所造成的，而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就要仰仗这样一点。难道我们的这种态度不是我们对和平共处问题的态度的一个例子吗？在这方面，我们建议新西兰转向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潜在的市场——只有在这一地区生活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把东西卖给他们（目前在苏联牛油的价格是十二先令一磅）。同时，我们指出，光是试图推销并不是什么解决办法。如果要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的话，新西兰还必须从它向之推销的那些国家买东西。当然，这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有我们希望进口的东西的话，而社会主义国家肯定是有我们希望进口的东西的。

与此同时，我们指出这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和部分的解决办法。我们指出，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连同对我国各地生产的性质的某些改善，从长远来说是必要的——甚至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新西兰这个问题出现在日程上以前也是必要的。我们提出过某些关于在新西兰发展基本工业——只要有可能的话——的积极建议。关于为这种发展提供资金的问题，我们认为今天世界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财政中心，即：通过世界银行建立的帝国主义中心，和以其日益壮大的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世界的财政中心。后者以极其低廉的利息率，为它提供财政和货物方面的支持，此外在建立这种工业的初期还有可能为它提供某些技术援助和管理这种工

业所必須的熟练的技术人員和工人。另一方面，从世界銀行所得到的却是国际壟断資本的更大控制。在不发达的国家中，有些其他国家已經摆脱了这条章魚的掌握。新西兰也能够这样做。

这就是把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個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声明所表示的对待和平共处的总态度运用于新西兰的具体問題。八十一党声明曾为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外所有与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一致同意（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出席了一九五七年的會議，但是沒有在宣言上签字，他們由于全面反对一九五七年宣言而沒有出席一九六〇年的會議）。

和平共处的意义

同志們，这种态度本身所必然带来的，就是在我們自己国内对国际和当地的壟断資本进行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凡是注意有关社会主义世界、同东南亚、同非洲、同阿拉伯世界以及同拉丁美洲（自从我們党的上次代表大会以来，这方面特別明显）的关系的发展情况的人，都会看到，帝国主义的“冷战”鼓吹者們是居統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只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八十一個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才把他們制止住。这就是說，把他們制止住所依靠的是：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和团结、新获得解放的和殖民地国家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广泛的和平力量的力量。在我們現代世界上导致战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战争、对立的帝国主义之間的战争或是个别帝国主义为了保持它們在某一地区的剝削而进行的局部战争——的基本因素都是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局部战争現在仍然在世界上許多地区进行着。

這需要我們仔細地考慮，以免我們進入幻想的空中樓閣，以為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能夠在長時期內保持毫無緊張氣氛的、和平的、穩固的關係；並且以為目的就是要力爭不惜任何代價來實現這一點，甚至不惜做到設法緩和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地的階級鬥爭的程度。

是的，正如我們的綱領所表明的，我們主張和平共處。另一條道路就是主張打世界戰爭。但是我們也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性質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將更加深刻，並且將爆發成為行動（即使我們想要制止它），正確的和平共處政策事實上只會使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尖銳化。

的確，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在變得日益深刻。互相競爭的帝國主義對手們的利益已經在發生更加尖銳的衝突。從下述情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儘管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竭力要讓英國作為一個正式成員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儘管英國自己也朝着那個方向作了努力，但是法國帝國主義者目前仍然阻止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並不是說我們對美帝國主義仍然是世界資本主義陣營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中心這一點有什麼懷疑。而是說團結——例如在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下的團結——是在關係越來越緊張的情況下保持的。法國正在發展它自己的核力量，並且正在根據一項為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嫌棄的條約同西德聯合起來。

美國的力量正在衰退

事實上，資本主義內部的情況正在發生肯定的變化，這是必須注意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斯大林在他逝世以前不久恰恰預言過這種發展，儘管當時美國壟斷資本幾乎居有完全統治的地

位。美国现在正在逐渐丧失它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商业方面的统治地位。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有日益下降的趋势。它影响世界政治的那些最初的征象也随之出现日益消失的趋势。在这里，我们应当问一下，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盛时代是否正在渡过。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美国在一九二九年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三四，它在一九三七年占百分之四十一一点四。（所以出现这种略略下降的情况，无疑是由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接近，德国的工业生产和与之联合的各国的工业生产都拼命扩充。）在一九四八年，它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在一九六〇年，它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一，而在一九六一年，则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三。换句话说，就是恢复了一九二九年的数字。

这个趋势将加速，因为日益扩大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通过和平竞赛打击着日益削弱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尽管美国目前居统治地位，但是如果有人排除对立的帝国主义之间在面临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就的情况下最终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那将是一个卤莽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国内，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的经济竞赛——走向成功的和平共处的关键——也给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表明这一点的一个方面是这个事实：虽然帝国主义领袖在谈论和平，可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军事预算今年却达到和平时期的新高峰。尽管有全面裁军的运动，尽管作为一个团结的号召，全面裁军运动日益得到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群众的新的支持，还是发生了这种情况。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一方面在举行最高级谈判，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作出了努力，可是所花的钱却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

如果我们在谈到和平或战争的时候无视这些事实，那就是空

想主义。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会为全人类的利益展开必要的运动来对付它们。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赛将是尖锐的，在这一竞赛中将会竭力加紧剥削工人，加紧剥削农民，加紧剥削资本主义世界中垄断资本所雇用的一切人。这就是我们一贯说阶级斗争将随着世界上和平共处的发展而加剧的原因。我们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似乎认为，由于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的国策，旧的形式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应该指望社会主义力量来提供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了。国内矛盾和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将成为我们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帮助的，但是它是次要的。

诚然，就人民群众来说，社会主义的种种胜利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对我们在思想上是会有帮助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将趋于削弱。但是，只有在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努力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和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决不能从而以为，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观念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能实行共处。这方面的斗争像过去一贯的情况一样继续在进行。

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直接引述经当时一致通过的我党一九六〇年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帝国主义正在进行斗争”

“必须充分了解这一点及其后果。和平共处并不能保证每个国家都由和平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对此不应该存在什么幻想。资产阶级一定会进行斗争的。这场最后的斗争的程度和方法将取决于敌对力量的力量对比。

“可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共产党期望资产阶级会等到

自己弱得无能为力的程度，那将是愚蠢的。我們面前仍然存在着新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事实上，世界許多地区現在存在着这个威胁。）这一斗争仍然会是很激烈的，并且从我們的标准来衡量，一点也不会是和平的斗争。

“今天，我們看到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干涉小国的内政。

“这在最近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如此。关于提供援助来对付‘内部共产主义侵略’的各种保证成为今天的議事日程。我們最近几乎看到干涉老撾和对社会主义的北越发动战争的情况。显然，我們参加东南亚条约組織这一点当时就会使我們非站在美帝国主义者一边不可——以后就更不妙了。艾森豪威尔最近扩大了門罗主义的思想，把‘援助’面临‘国内颠覆’的南美国家这一点也包括了进去。由于他們从全面来說是軟弱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統治阶级显然愈来愈指望‘小’战争，不管是公开的战争还是打着‘援助’卫星国政府的幌子进行的战争。他們想要制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不是无稽之談。这正是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了解这些因素，就能够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需要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党，并且会消除关于一个致力于走‘和平’的然而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左派’工党的想法。的确，我們知道，除非党的力量增长和爭取这样的分子站到革命立場上来，否則这样的发展只会給资产阶级提供更多的武器。今天，正是工党领导人納希像国民党领导人几年前那样迅速地响应了华盛顿的号召。只有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壮大，工人群众对我們党的支持，才能創造条件，使得将来在劳工运动内部任何人都不能再重复这样的行为。”

同志們，

有誰会怀疑，我們的新工党領袖部长諾德迈耳听到五角大楼的口哨不会像納希(按：前工党領袖)一样快地蹦起来呢？总之，我們当时所說的話(我剛才已經引证过了)今天仍然是正确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嗎？我們认为是这样。

用直接手段和“援助”对东南亚进行的干涉仍然在进行，在阿拉伯世界，在拉丁美洲和剛果也是这样。尽管去年的古巴危机解决了，肯尼迪有不干涉的諾言，但是干涉古巴的威胁今天仍然存在。在那时以后不久，肯尼迪对先前入侵失败的“老兵”发表演說，他說：入侵部队的“軍旗”終将飄揚在“自由的”哈瓦那。从那时以来，人們发现美国政府在准备給反古巴政府部队进一步的援助，在进行直接干涉的活动。不仅是卡斯特罗，而且还有苏联的領導人也在說，另一次古巴危机已經摆在日程上。听信任何帝国主义头子的言詞，情形就是这样。

我們全国委员会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增长的条件，某些地区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正确的。但是，我們认为，不正确地过分強調这种可能性，就不仅会阻碍整个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而且会使运动遭到損害，这也是正确的。我們在举行八十一个党的会議的时候恰当地把重点放在发表的声明中所提到的“其他方式”上，这样做是对的。事实上，就在目前，世界上許多地方都在进行着武装斗争——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南美。尽管我們將要尽力而为，但是沒有保证可以說，我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会是和平的道路。

爭取和平的斗争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的声明清楚地

指出，中心任务，我們工作的核心，是爭取和平的斗争。怎样最有效地实现这个任务，这样一种斗争有些什么随之而来的工作，考虑这样的问题是改进我們在这个事关重大的方面的活动的关键所在。实际情况是，我們过去曾經而且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把“爭取和平的活动”局限在一个专门的范围内，只有某些同志在那里活动。然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和平战士，爭取和平的斗争必須在一切战线上进行。

我們党的中心任务今天仍然是要在一切可能的战线上进行有效的斗争来爭取我国和我国政府奉行和平政策。我們知道，我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直接支持帝国主义政策的政策，这种帝国主义的政策从根本上是导向战争的，而且有好几次把我們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上。拿我国政府对东南亚最近的危机的态度来说，我国同东南亚条约組織的关系会使我們跟着美国走。它对古巴危机的态度和政策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政府的政策遭到了相当大的反对，这在当时是很明显的，但是这种反对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没有組織的，因此没有收到效果。我們应当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問一問，我們是不是坚持不懈地有效地进行了爭取和平的斗争，利用了我們的全部力量和联系。我們认为，回答是“没有”，这就是这次代表大会必須加以改进的。

在我們看来，过多的同志趋向于认为爭取和平的斗争的活动只是各个和平組織的事情，任务只不过是普遍地加强这些組織。这个工作必須要做，这个工作有首要意义，这样看是正确的。但是，同志們在太多的情况下认为这种活动只是由在这方面做工作的党的“专家”来做的事情。这样，从我們党的工作来说，这整个斗争就在这一点上面变得狭窄了。

此外，还有許多人认为，为反对壟断資本在新西兰扩展而进行

的日常斗争也就是进行了争取和平的斗争，因此他们已经很足够了。把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看作是在我国争取和平的斗争的组成部分，这是正确的，但是任何同志都不应该满足于这样泛泛的阶段，认为自己做的已经够了。

使工人意识到争取和平的重要性

在对待各个和平组织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我们一直强调要形成坚决地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普遍的和广泛的运动的必要性，因为，当工人阶级意识到争取和平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任何斗争中的最坚定的分子。我们的经验不是告诉我们了么？如果没有这样做，而听任运动掌握在知识分子、“知名人士”或其全部见解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为基础的人们的'手中，那么，一到紧要关头就会发生动摇和争论，而不是给与新西兰人民以坚定的领导。这肯定是应从由于苏联最近突然决定重新开始(核)试验时所发生的事情中吸取的教训。苏联的理由是正当的，不是像帝国主义的试验那样是以准备核战争为基础的，而是以维护和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力量，正如在所有其他方面的力量一样，是能够对帝国主义作出的唯一有效的回答。然后在许多情况下出现的不是这样一个斗争，使苏联的这一新决定成为再接再厉为争取全面禁止生产和试验核弹而努力的基础，而是采取“诅咒双方”的态度，有些沮丧，并依靠具有自己的一切弱点的和平主义立场。

因此，我们要说，当前的任务是使工人意识到争取和平的重要性，个别地和通过工会运动，把更多的工人吸引到积极从事活动的组织中来。在这样说的的时候，我们并不忽视工人队伍之外的人们所作的工作或他们将会作出的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我们强调：如果要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和拥有坚持不懈的领导，必要的基础必

須是工人——群众。

这可能看来好像是一个国内的问题，但是对和平组织来说，这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在去年有广泛的人民各阶层代表参加的莫斯科世界和平与裁军大会上，直接的工会代表的阵容是令人遗憾地单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容忍这样一种局面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一点是：在我们对待广泛的和平组织的态度上，许多同志有这样一种倾向，即：试图促使（并指望）我们党的争取和平的政策被完全接受。这样做只会使这个运动变得狭窄起来，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如果坚持这一点，显然是十分宗派主义的。共产党对争取和平的斗争有自己的态度，党只有通过自己的刊物和活动才能表示和将要表示这种态度。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因此，对党来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党同意这样的立场：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帝国主义世界和其他地方的广泛的和平组织以及社会主义世界的类似的组织，将起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认为，殖民地和其他新解放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正像任何地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样，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目前，我们不能期待任何人，而只能期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直接的支持者来认识这一点的含义。

在我们争取和平的工作这一方面，我们是薄弱的，虽然从支部和工厂车间的公报来看，从各地区的消息，从研究《人民之声报》，《共产主义者评论》和其他刊物来看，在过去一年中，这方面有了改善。

各个和平组织在它们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无疑将继续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政策。我们必须预料到这一点。有些组织的目标将是有限的，如争取裁减核军备运动，虽然甚至在这个运动中，活动的范

圍，甚至目標也將隨地而異。另一方面，和平理事會的目標較為廣闊，並且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重要性——它們對東南亞條約組織和東南亞解放鬥爭的態度以及它們最近對古巴危機所採取的態度證明了這一點。在各和平組織的現階段，任何人急於試圖強行推行這樣一種政策將是沒有希望的。但是有可能設法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爭取實現全面的團結，譬如擬議中的法國在太平洋進行氫彈試驗問題。不幸的是，這一點還沒有實現，由於缺乏團結而使抗議運動的聲勢受到了削弱。

關於黨外人士中的積極爭取和平的戰士，我們普遍認為他們的工作取得了足夠的成就。但是，我們沒有看到，為了要能夠發揮充分的效力，必須把和平戰士中的最優秀的分子爭取到共產黨的立場上來。這同樣也是我們面前的一項任務，這就要求有很大的靈活性來保證我們把這些爭取和平的工作者吸收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而同時又絲毫不影響這個運動的廣泛性。廣泛的運動必須建立起來，但是，如果要对我國反動政府的外交政策進行有效的鬥爭，如果要使爭取和平的鬥爭成為新西蘭家家戶戶的切身的事情，那末，共產黨也必須增強隊伍。

毫無疑問，對這些方面必須給予更多的注意，這樣，就在我們自己全黨，我們的政策也才能從組織上充分執行。對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的這個無所不包的方面的了解，將是對必須立即行動起來的信仰的出發點。

讓我們永遠記住一九六〇年八十一黨的聲明中這樣的一段話：

“我們時代最迫切的問題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就有侵略戰爭的土壤。各國人民都清楚，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還沒有過去。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國主義。”

現在就同壟斷資本作斗争

八十一党的声明明白指出：帝国主义世界中各个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組織人民群众同壟斷資本作斗争。在这个声明发表以前和发表以来，这个方面一直是我們党的政策的中心。爭取和平的斗争和反对欧洲經濟共同体对我們的最近的将来的威胁的斗争，其意义在于它們都是爭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壟斷資本束縛这个斗争的一部分。

在这场战斗中，我們首先必須充分認識到，應該予以最猛烈打击的是**外国壟斷資本**的不断入侵，或者采取“接管”現有企业的方法，或者通过渗入現有的土著企业的方法。近来，所有这些方法都更加剧烈了，因为，在世界範圍內，外国壟斷資本的有利可图的投資範圍已經由于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縮小了。的确，應該引起我們警惕的是，帝国主义拚命要使以前的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不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而使其进入新殖民主义的系統。不幸的是，它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因而，帝国主义就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获得了剝削那些地区的机会。在尼赫魯和国大党政府統治下的印度的最近的事态发展，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典型例子。

今天，国际金融資本正拚命要挤进“不发达”地区，而新西兰虽然只是一个小国，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說，它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它几乎完全沒有基本工业。因此，它是很有吸引力的对象。这就是新西兰最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原因。我們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发展将会扩大，除非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被动員起来制止这种发展。

我們不要有絲毫幻想。大企业一旦在新西兰牢固地建立起

来，新西兰在世界范围内所面临的形势必然是：对我国自然资源和人民（劳动资源）的剥削将加强到最大限度。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不是一种“温和”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党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工会运动以及农民组织的活动，把反对力量组织起来并投入行动的时候，每个人无疑都会了解，我国的阶级斗争正在不断加剧着。最近我国参加世界银行，这一事实表明统治阶级是在怎样准备应付局势的。他们欢迎国际资本进入我国，而他们知道，世界银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种干涉成员国事务的政策。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对各个政府施加影响，设法使任何有关“福利国家”的概念都不包含有可能妨碍他们追逐利润的任何愚蠢的“施舍”。

成立以霍尔姆斯教授为首的經濟委员会，是时代的另一个信号。經濟委员会的报告迄今为止大都没有受到重视。但是我们不能怀疑，如果目前的国民党政府仍然执政，那么，随着国内危机的加深，这些报告将会成为政府的政策。这就是一个“公正的”机构向他们提出的关于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这意味着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使垄断资本在官方的庇护下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

现在就同垄断资本作斗争，这不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可是我恐怕有些人就是这样看待它的。今天，新西兰共产党必须保证使我们的政策和活动的一切方面都猛烈地打击垄断资本势力。

如果我们把现在就同垄断资本作斗争看作是把我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它并不是像最初看来的那样简单，也不像我们迄今为止所想像的那么容易。迄今为止，我们倾向于把本国和国外的垄断资本都看作是一个敌人。当然，一般地说，这是对的。本国垄断资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使它在对待人民群众方面比外国垄断

資本更加仁慈一些。然而，事實上，從長遠來看，在各個壟斷資本中，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我國內外政策的最危險、最強大和最惡毒的壟斷資本勢力是那些總部設在國外的壟斷資本勢力。

因此，在策略上，我們必須把外國壟斷資本當作我們的主要敵人。在反對外國壟斷資本的鬥爭中，我們甚至可以不時地同某些本國壟斷資本勢力結成暫時的聯盟。當然，不能對本國壟斷資本的本性存在任何幻想，或作任何原則上的讓步。隨着外國資本的侵入，在這個問題上的靈活性將是重要的。當我們想到我們關於“人民聯盟”的概念時，應該了解，在反對壟斷資本的鬥爭中，必須聯合各個階層，贏得支持，並向前推進。

我們需要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策略上的靈活性。正是“非全部不要”這種態度，使得許多同志把“現在就同壟斷資本作鬥爭”這個概念當作不過是一個一般的口號，同實際生活或日常鬥爭是沒有聯系的。現在，為了要在一切戰線上同壟斷資本進行有效的鬥爭，我們必須在把一般政策應用於我國各個具體事態發展時，從工作中把這種態度根除掉。

我在前面曾經提到世界銀行的政治作用。必須了解，大壟斷資本不僅通過這個媒介，而且個別地或者以集團的形式為一定的政治統治而活動。這一點我們必須在宣傳工作中說清楚。我們必須清楚地指出，不管我國政府是什麼牌號，只要它的外交政策是繼續使新西蘭成為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國、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政策和“不管好歹”跟着美國跑，那麼任何擬議的在新西蘭國內實行改革的綱領都將是毫無意義的。

揭露壟斷資本的政治統治

正如我們所做了的，用實際事實來揭露壟斷資本操縱價格、控

制市場、进行吞并等等（这是工人能最清楚和最容易了解的）是必要的。同时，我們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沒有一个为壟断資本主义进行管理的政府能够違背壟断資本的利益而不使經濟解体的。这就是壟断資本得以进行政治統治的原因。我国首届工党政府执政初期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三八——三九年間，壟断資本发出威胁說，如果政府执行它的发展工业的政策，就会出现麻煩的“資本外逃”問題。

現在我們必須更加細密地搜集并揭露关于壟断資本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的证据，尽管取得实际材料是困难的。当然，这是因为一切都是在幕后干了的。指派大企业家充当各种政府委员会的成員是一种方式。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和聚餐会等无疑是另外的方式。

英格兰銀行總裁諾曼勛爵說过：“我的工作就是要在政府还不知道它要干些什么以前，把这些想出来。”一九五七年他在法庭上作证时說：“英格兰銀行是政府在广泛的国内外財政事务方面的銀行家、代理人和亲信顧問。”

在进而談到对我国国内大企业的一些看法以前，指出下面一个事实也許是有启发性的：根据一九五八年发表的最新数字，新西兰的雇主人數已經从一八九一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下降到百分之九。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趨勢，使得我們有可能在爭取实现人民联盟时，在反对壟断資本发展的具体問題上同小企业家联合起来。在同一时期中，工人所占的比重由百分之五十八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当然，这是包括各类工人在內的）。

一九三〇年，在总数五千一百六十八个工厂中有一百三十七个雇用一百个以上的工人（占百分之二）；一九六〇年，在总数八千五百五十个工厂中雇用一百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有二百六十七个（占百分之三）。但是，有意义的是，这些統計数字沒有表明近年来

所发生的“接管”的巨大数字，这种接管意味着工厂的实际所有权落入越来越少数人的手里。（我不必詳談“接管”方面的情况，这从每一家資產階級報紙的金融栏里都可以得到证明，这种情况也还在繼續下去。自从我党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們的小册子和宣傳都強調了这一方面。）

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近来資本发展的速度：一九二〇年，制造业中的厂房、建筑、土地和机器的价值是大約二千五百万鎊。用了二十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增加一倍。只用了七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又增加了一倍。又只用了六年（到一九五八年），就再增加了一倍。毫無疑問，还没有公布的一九六三年的数字将会表明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增长。如果你能够通过賽馬賭金計算局发现那些增加許多倍的情况，你就該高兴了。我引用所有这些数字是为了說明，当我们說壟斷資本，特别是国际壟斷資本，正在盯着我們这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并且已經采取了初步的步驟的时候，并不是在說神話。

在新西兰的外国壟斷資本

讓我們簡單地看一下在新西兰經營的外国壟斷企业吧。二十家世界最大的壟斷企业（按營業額排列）是：

通用汽車公司（一九六三年報告的純銷售額為五十二億三千万鎊，淨利潤為五億二千一百万鎊）；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福特汽車公司；通用電氣公司；利華兄弟公司（完稅前的淨利潤為一億零六百五十万鎊，銷售額為十四億七千七百万鎊）；美國鋼鐵公司；飛馬牌石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斯維夫特肉品公司；得克薩斯石油公司；西方電氣公司；帝國化學工業公司（一九六三年報告的淨利潤為三千八百四十万鎊，銷售額為五億四千七百

万鎊)；內索尔公司；菲利普斯公司；西門子公司；克虜伯；英国汽車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一九六三年报告的淨利潤为二百三十万鎊，尽管有防癌宣傳运动）。

这不仅仅是一般的材料。事实上，几乎所有这些外国大壟断企业都在新西兰經營了一段时间，例如通用汽車公司。它們当中有許多建立了“地方公司”，其情况同另一个領域，即我們所見到的南美洲和东南亚那些为美国中央政府的利益和壟断資本的利潤服务的“卫星”政府是相类似的。

壳牌石油(新西兰)有限公司一九五九年开始营业时只有二百万鎊的資本。当年的營業額为二千万鎊，而淨利潤竟达三十万鎊。相当可观。而且應該注意，这家公司还花了一百三十万鎊用于厂房、設備和勘探等方面。

同样地，利华在新西兰設立了**新西兰利华兄弟有限公司**，它的全部董事都是新西兰居民（虽然其中有一个是澳大利亚悉尼市居民）。但是沒有誰会受騙，相信它是一家本地的壟断企业。这家公司原先系一家私营公司，成立于一九一九年，拥有八万鎊的資本。由于把一些沒有从新西兰輸出的利潤，拿来进行再投資，它的資本已經增加到一百万鎊。这家公司在一九六一年同新西兰鳥瞰食品有限公司合并成立新西兰奈特有限公司，它的董事就是利华兄弟公司的董事。他們对于扩充营业和进行再投資会賺得足够的利潤这一点无疑是乐观的，因为最初的資本仅仅是一百鎊。附帶說一下，新西兰鳥瞰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也就是利华兄弟公司的董事，但是他們的資本總額有十万鎊。

新西兰也輸出利潤

如果有更多的時間，我們还可以談談关于其他許多公司的类

似的故事。这些公司的经历几乎像神话一样，然而并不是神话。这是劳动人民付钱而垄断资本享乐的冷酷事实。

当我们谈到本国垄断资本时，我们几乎自然而然地想到弗莱彻公司；若干年前我们几乎以终于找到了一个本国的垄断企业而感到骄傲，但是即使是弗莱彻，现在它是什么程度上的本国垄断企业，也是值得怀疑的。弗莱彻公司的股份占有情况如下：殖民炼糖公司百分之二十七；澳大利亚共济保险协会百分之九点七；新西兰政府百分之二点六；弗莱彻家族百分之二点一。其他较小的股东是：新西兰保险公司，新南威尔士银行，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一些较小的保险公司，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和罗得斯公司（二万一千镑）。

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看到外来资本渗入新西兰垄断企业的过程，虽然主要部分的股份可能仍然是在新西兰。这个过程将会继续下去。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输出利润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倾向于认为我们仅输出乳制品、肉类、羊毛和少数其他项目。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准确地说出外国垄断资本的投资总额及其搜刮的利润多少是不容易的。有许多是统计数字没有透露而隐瞒起来的。但是，在一九五八年时，英国资本在这里的投资约二亿镑，美国资本约二千万镑。我想，可以这样说，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总数无疑是增加了，特别是就美国资本来说。

在一九五八年以前的四年中，美元的投资总额是三百五十万镑，其中二百八十万镑是收益的再投资，只有七十万镑是新资本。从美国的总投资来看，汇出的利润和红利达八百万镑，因而使我国的外汇赤字达到七百三十万镑。（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有人说外国资本的投资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外汇危机。）那就是说，在这个

期間，新西兰工人給美国壟断資本家的二千万鎊投資提供了超过一千万鎊的剩余价值。

在同一个时期中，英国的新投資是三千五百二十万鎊，其中一千七百三十万鎊是新資本。紅利和汇款达三百万鎊。这是同美国从二千万鎊投資中获得八百万鎊的一个比較。（順便說一下，关于外国投資的这些数字是从費希尔与佩克尔公司的費希尔先生在一九六〇年工业发展會議上的报告中得来的。）

出現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情况。一个是：目前，同联合王国的壟断資本比較起来，美国壟断資本是剝削得更为厉害的。对那些一再叫嚷我們必須更多地指望“山姆大叔”的資本以开发我国的資源的人來說，事情不过就是这样。第二个情况是：英国的投資曾經是相当大的。許多人倾向于这样看：英国投資已經枯竭了，向英国壟断資本輸出的利潤只是根据于过去的投資。英国在那一时期（一九五四年——五八年）有了新投資无疑是由于它失去了前殖民地有利可图的投資場所，等等。还必须記住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壟断資本滲入老牌英国壟断企业达到这样的程度，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美国壟断資本滲入新西兰的情况。但是我們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材料。

苏特奇先生在同一个會議上說，一九五八年新西兰开始通过发展工业来調整經濟不平衡的現象。在到一九六〇年为止的两年內，在新的制造业部門內投入了七千三百六十九万鎊的資本。这些制造业部門的估計年產值为六千八百四十六万二千鎊。他說，大部分資本来自国外，主要是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子公司可以被看作是包括在这个投資之內的。）最大的部門是石油和石油副產品（資本是二千一百万鎊，年產值一千五百万鎊）。在这里，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油公司占着主要的地位。

在同一个會議上，罗森堡先生指出，一九五九年流入新西兰的外国資本淨額(流入額減去了流出額)是五千二百七十万鎊。

新西兰儲备銀行的康尼先生在同一个會議上說，在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的九年內，新西兰获得了淨額約一亿三千九百万鎊的外国資本(占总資本构成的百分之七点二)。他宣称得不到早些时期的确切数字。他說，一九五九年，国外居民从新西兰得到的收入是一千九百六十万鎊(占出口总值百分之七点四)。九年前的總額是一千一百六十万鎊(占出口总值百分之五点七)。

还要記住，帝国主义只是剛开始認真留意我們这个未开发的国土！

罗森堡先生宣称，为新西兰的发展所需要的儲备金可以从國內取得。为了表明美元投資的不利之处，他引用一九五五年《悉尼太阳先驅报》的話說，在前两年內，通用—霍尔敦汽車公司把一千四百万美元的紅利汇到美国。这个数目等于通用汽車公司二十五年期間在澳大利亚的美元投資的三倍。这的确是攫取最大限度利潤的大努力！

当然，共产党认为，新西兰的財富應該作为政府的活动，而不是通过私人剝削者，被用来开发本国。

我現在不想把目前在新西兰繁荣滋长的各种壟断企业的名称和分支列举出来使你們感到麻煩，也不想把关于壟断資本集团中不同資本之間或者主要人物之間的相互关系的趣聞跟你們来讲。这方面的材料作为这个报告的附录附在后面。我們认为，如果加以研究的話，它對我們将来的宣傳工作将会是有用的。它一定会永远打破如国民党想使我国人民相信的小企业是我国工业經濟的基石这一幻想。

关于大銀行机构的实际影响以及它們滲入壟断企业和它們同

壟斷企業的相互關係情況也已經談過了。這一點還有待於作更多的研究。但是檢查一下澳新銀行和澳大利亞商業銀行的情況，就可見大銀行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是社會信用同盟在對待銀行問題時所無視的事實。

誰在同壟斷資本作鬥爭？

上面所概述的情況是確實存在的。除了共產黨以外，沒有任何政黨明確地聲明它將始終為我國人民群眾的利益進行鬥爭，以限制以至最終消滅壟斷資本。另一方面，沒有任何政黨曾敢於公開聲言它們支持壟斷資本的發展（一位國民黨政府內閣部長可能是例外，他在大約兩年前說過，小的、效率低的、“不健康的”企業將不能不破產）。當然，實際上，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工黨，它們在執政時都大大地幫助了壟斷資本的發展。社會信用同盟並不切實地反對壟斷資本。它以某種奇怪的方式提出建議，給我們大家，給工人、小農、小企業家和自由職業者多一點東西，並且同時也給壟斷資本多一點東西。它完全無視於壟斷資本的政治和經濟勢力，無視於壟斷資本靠犧牲在它的圈子以外的一切來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天性，和它同銀行機構的相互關係。

前工黨領袖納希先生在一九五七年說過，壟斷資本控制了新西蘭百分之七十的價格。工黨在這一年當選上台後，議會通過了“限制貿易法”（一九五八年）。工人隊伍中的許多工黨支持者對此頗感得意，但是他們沒有看出這個法令只是要求這樣一點：如果壟斷組織成立任何“價格同盟”，它必須登記並接受公眾的檢查。這並沒有阻止壟斷資本的集中、統治或者擴張。畢竟證實一件事物的是行動而不是語言。而且明顯可見，工黨在從一九三六年到一

九四九年的第一次长期执政期间，允许了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帮助了壟断资本的迅速发展，他们并无控制壟断资本的意向。

一九三六年在新西兰登记的新的外国公司有二十一家；一九五七年，即当纳希先生谈论控制壟断价格问题时，有二十六家；而一九五八年，即当纳希先生是我国工党政府的总理时，则有二十七家。

一九五九年时，工党政府的商业部长霍洛威先生说：“行政有效和投资者具有信心的证据在于这样的事实：外国大企业正在向新西兰作大量投资，诸如建立需要大约二千万英镑资本的炼油厂等。”

共产党人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工党政府在它三年执政期间同外国壟断资本缔结一大堆秘密协定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后来当国民党致力于玩弄老一套政争手法时揭露出来的。

国民党表面上自称代表“普通人”，实际上并不掩饰他们是在帮助壟断资本。围绕着玻璃工厂问题所发生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支持壟断资本，而且是支持外国壟断资本。政府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对本国壟断资本组织麦肯德里克公司的打击和对国际玻璃卡特尔的帮助。拒绝拨款几十万英镑以稳定这项工业的作法同发给塔斯曼纸浆和造纸康采恩一千万英镑直接援助（以及未知的间接援助）的做法形成尖锐的对照（接着是对波瓦特公司的接管）；而且同国民党政府热切地要花大约三千万英镑发展曼纳布里河电力（主要是为了联邦制铝公司的利益）的做法，也形成尖锐的对照。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从发展一个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作为核心开始，来动员一切反对壟断资本的人，共产党要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唯有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特殊作用，并且在目前作出一切努力通过增加党员人数和扩大党的影响

来加强我們的党，我們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按照把我們党的政策“到人民中去”这一概念来充分做到这一点，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我們不能跟在某些左翼工党分子的后面走，也不能跟在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或者任何其他人的后面走。

如果我們这样做，目前的斗争就将要失败。我們自己必須更加公开地和有效地轉入攻势。

今天新西兰的社会民主主义

在考虑更有效地开展争取和平和反对壟断資本的斗争的方法时，我們碰到的第一个障碍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意識对工人思想的影响。建立工人阶级統一战綫是向前面道路前进的出发点，可是这种思想意識立即擋住前进的道路。它导致了滿足于现状的思想，认为斗争是沒有希望的。人們所能做的就是依賴工党的領袖們，而他們实际上是壟断資本的工具，正如他們的政策所清楚表明的那樣。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不是像以往几年那样根深蒂固？我們說，不是的。认为如果一九三六年的工党重新执政，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想法，除了在少数的老年工人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了。是的，这些老年工人說，他們将要投工党的票，但是他們并不寄予很大希望。在討論中，許多人承认，就政府的好坏來說，那是半斤与八两的問題。但是除了少数突出的情况外，他們并不轉而公开支持共产党。

另一方面，尽管有广泛的反共宣傳运动，但是并不存在对共产党的广泛敌視。在同工人接触时，他們經常承认我們的綱領是好的。在許多場合下，他們表示工党的领导不能实现这种綱領。在

工人群众以外，城市和农村中其他广大被剥削阶层的思想是混乱的，有些人消极失望，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信心，并且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所谓的解决办法，例如社会信用同盟党所提出的办法。

有一点是可以说的。这就是，近几年来对工党政府或者国民党政府感到满意的人已很少了，不管他们是怎样投票的。（当然，这是指垄断资本队伍以外的人！）

今天，要为工党寻找一个积极分子群众基础，就好像在干草堆里找针，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工党已经不像一九三五年那样有大批始终一贯的热情工作者了。它的集体党员主要是依靠工会的消极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不少的消极因素和不少的积极因素。我们必须抓住并正确地发展积极的因素，以便消除消极因素。

首先让我谈谈我所看到的消极因素的基本方面。许多人有这样一种思想：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控制的削弱，工人将会自动地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观点；而这也会对工人阶级的同盟者的思想观点起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事情很清楚地表明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社会民主主义只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当工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所提供的社会主义的装饰失去信心时，他们在思想意识上仍然是留在资产阶级阵营里面的。如果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我们就不应该对此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必须经常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多年来，新西兰工人享有资本主义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之一（当把社会保险方面也考虑在内），而且在这段期间里一直有充分的就业。

工人没有立刻认识到自己缺乏热情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还照常投工党的票，这是必然的。他没有立刻看到这个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会有进一步的进展，而只会有生活水平的降低，正如现在的情况那样。他没有立即看到，由于新西兰正在发展的国内

危机的尖锐性质，群众性的贫困化和失业将会接踵而来。他仍然以为我们还可以让资本(即垄断资本)取得它的利润。

现在来看看积极的方面。今天社会上并不存在广泛地敌视我们党的情绪；当我们去同人民接触时，他们愿意倾听和考虑我们的话；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同意我党纲领中的许多观点，并且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把这些观点采用到他们积极从事活动的团体(包括工会运动)中去，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乍看起来，这些积极因素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把在不断发展中的进行党的工作的更加有利的客观形势加以考虑，把一方面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成就的思想影响日益增长这种情况加以考虑，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切正在为我们党着手争取大部分劳动人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思想上接受工人阶级观点提供条件，正在为整个劳工运动(产业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采取一个反对垄断资本和争取和平的战斗性的工人纲领提供条件。难道这实际上不就是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吗？

对人们高谈阔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思想论据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虽然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需要谈。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即把我们关于当前需要的政策拿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并对我们新接触的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向他们学习。只有从他们那里，我们才懂得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自己最迫切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会由于地区的不同、年纪的不同和其他因素而有差异的。但是不论问题多么小，我们都要加以处理。因为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认真的领导，才能使人们通过这些事情对争取和平和反对垄断资本的主要斗争有所了解，而这个斗争正是那些要维护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人们所面临的。

这种了解将变成培植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兰这个思想的沃土。我們不能强求，而只能逐步进行培养和领导，直到工人阶级看到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并且意識到只有一个以这样的理論为基础的政党才能领导工人及其同盟者去反对壟断資本和走向社会主义为止。

“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

在这里，我們稍为談几句关于从我們新的接触中学习，从工人那里学习的问题，是适宜的。这样做很有必要，如果我們要发展“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从而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圍繞着他們所关心、所熟悉的事情的活动和斗争中来的話。但是有些同志走得太远了。他們似乎以为，如果他們在公共汽車上碰見某个人，同他交談起党的政策的某个方面而不能取得他的同意，因此就断定党的政策必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我們党的政策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被接触者的反应很可能是主观的。要是我們这样跟着別人的意見走，我們到时就会变成尾巴。我們的党必須进行领导，但是党外的意見不仅能够改进我們的策略方針，而且会使我們的政策本身得到发展和加强——条件是要正确运用。我們在吸取意見的时候必須加以仔細的鉴别，看看哪些地方是有价值的。但是，不能以为，这既然是从非党方面来的，就必然有很大的价值。我所以要提出这个警告，是因为在我們出去同人們接触的时候，我們必須要自己站得稳，不然的話，就会像我說过的那樣，我們会在許多問題上当尾巴。

回过头来談談我們当前的总形势。在工人和他們在城市和乡村的同盟者情况变化的情况下，我們需要牢牢地抓住积极的方面做工作。可能性是会增长起来的。这一点是很显而易見的，即使

稍稍研究一下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和这种思想在較早的时期里是怎样在我国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劳工运动中钻进工人們的意識的,就可以明白。

列宁用了毕生的時間同我們現在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对本来是建立在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的队伍的滲入进行战斗。他們口头上讲的仍然是馬克思主义,但是在实质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馬克思主义已經完全不見了。修正主义猖獗起来。正是这个問題引起了当时名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分成了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后来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第三(共产)国际。要不是列宁和其他人有力地处理了这个問題,对于俄国革命來說,历史的进程就会不一样,当时就不会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

列宁是怎样解釋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队伍中的这个現象的呢?列宁实际上是說,从世界范围來說,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資本主义已經有可能在大工业国家里制造一批“工人貴族”,而不致严重降低日益增长的利潤和严重影响当时帝国主义的擴張。事实上,宗主国内階級斗争的松弛使他們当时在任何盈亏賬目里都有一笔可观的結余。

我們知道,資本主义并没有像某些資本主义辯护士企图使人相信的那樣,給人民群众較高的生活水准。不是的,这是他們迅速扩展的殖民帝国进行最殘暴、最强烈的剝削的时期。因此,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目前占有一个据点的那些国家里,那里就有条件来收买劳工运动,恭維它的領袖們、給予他們荣誉地位和閑差事,而对工人中最有能耐的那部分人,則让他們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准。統治階級的这种手段,是在我們現在称之为“西方”的各地普遍采用的。

同那个时期不一样,今天帝国主义在衰落。帝国主义从事剝削

活动的地盘日益缩小,而且可以渗入的新地区也很少。这证明了:我们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这一概念是正确的。如果说列宁关于产生这种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今天不是正相反么?按逻辑难道不就是:在帝国主义衰落的时期,在帝国主义世界危机日益加剧的时期,今天,这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也正在消失,创造了使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衰败下去的物质条件?

统治阶级运用这种策略的可能性正在消失。帝国主义国家和作为帝国主义的小伙伴的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作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政党出现。现在,他们的言论终于同他们为壟断资本集团服务的行动相一致。他们以前装装样子用来骗人的社会主义目标已经被丢在一边。

新西兰工党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工党在这方面暴露出他们是这样一个党:它的大多数党员和支持者是工人,但是它的意识形态是十足资产阶级的。在这种情况下,工党除了拥有符合壟断资本利益的纲领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纲领。对于工人、对于工人的生活水准、对于他们的需要和愿望,新西兰的社会民主党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说,帮助我们党去执行争取工人站到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的任务的客观条件正在具备。我们的口号是“到人民中去——发动攻势”。

把力量集中于工业方面

谈到这里,研究一下我们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是适宜的。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不断强调,我们这个比较小的党,既然决定了自

己的政策，就必須把力量集中在主要之点上。这个主要之点就是，可能性最大、而当我们取得进展时，其结果大概是既巩固而又持久的地方。这一主要之点指的是产业工人。

在某种程度上，我們已經在这方面集中力量。可是我們全党还没有认清这一点的重要性或者还没有明白怎样去做。不在工业方面工作的許多同志让在工业方面工作的同志去做。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同产业工人接触的重要意义和由此可能扩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工业方面工作的許多同志，陷于他們为“面包和黄油”而进行的斗争的必要活动和领导，他們忘記了介紹我們的政策的必要性。

列宁說过，工会是“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群众組織”。我們也正是应当这样来看待工会。由此可見，当我们說，把力量集中于在工业中爭取发挥影响和吸收党员的时候，在工会里的工作——党的工作就具有巨大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是沒有不同意見的。可是，当我们提醒我們的党员說，只在工会爭取实现經濟要求的斗争的范围内来看待这种工作，这不是共产党的方針，而是基本上犯了錯誤（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曾經一針見血地批評这种錯誤是一种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渗入我們自己队伍中而产生的經濟观点）的时候，这种提醒并不总是得到理解或认真考虑的。

工会中的共产党员

作为自己的职责，共产党员必須在当前的要求、反对迫害等問題上起领导作用。在斗争中，共产党员决不能离开工人，不管問題怎样“棘手”，也不管劳工联合会的領袖或其他人对一个具体的爭端有怎样的看法。如果由于采取了錯誤的策略，工人在个别的爭端中遇到了困难，我們必須想办法，不能讓他們陷入困境。我們决不

能忘記，基本上，在任何工業中的工人羣衆對資方採取行動的時候，對我們來說，他們是對的。我們毫不諱言，我們在這方面是有傾向性的——正如僱主在相反的一方面也毫不諱言他們是有偏袒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工會工作中的全部目標只是为了進行經濟鬥爭，為了我前面提到過的“麵包和黃油”問題，那麼我們就不是作為共產黨員，而只是作為積極的工會工作者在工會里工作。

共產黨員在工會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樣，有着特殊的作用。這個作用就是爭取廣大的工會會員認識到，比經濟問題更廣泛的問題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如果要使鬥爭取得勝利，在工會里搞政治是必要的。我們指的政治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就像在共產黨的當前綱領中所表達的對付目前日益加劇的危機的政治。

必須根據情況，根據我們的影響的力量等等，在每個行業、每個工會中擬訂怎樣在工會中做到這一點的策略。但是決不能忘記這一點，也決不能把它看作是次要的或不可能的任務。我知道，我們的許多同志是積極的和非常繁忙的工會工作者，他們時常對我們堅持提出這個總的論點感到有點不愉快。但是我們要請他們看一下他們自己的工會在加強黨和黨的影響時的情況。客觀的觀察將能表明，在這方面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正如在黨的其他方面的工作本可以做更多的事一樣。有時候，甚至對於在不時發生爭端時向《人民之聲報》提供消息的必要性也不重視，因為沒有看到，報紙必須用這種事件作為我們總的鬥爭中的政治武器，並且以此對於比同任何具體爭端有關的工人更為廣泛的工人階層進行引導。《人民之聲報》的編輯部和全國書記處往往不得不僅僅根據我國的資產階級報紙所提供的有偏見的、反對工人階級的消息來說話，這方面的缺點只是“經濟主義”滲入的不自覺的表現。如果有工會方面的報紙的話，它們一定會立刻得到消息的。

在草拟这个报告时我们的全国工会小组委员会的一个报告說：

“在一九六一年曾經規定，政治必須在工会工作中占首要地位。自那时起，有过有計劃的反对經濟主义傾向的斗争，尽管还有弱点，还有許多事要做。斗争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几乎全部是在工会办事处能給予亲自领导的具體問題上。要取得全面的真正成就，还要走很长的路程。但是，具體問題有其重要性，因为我们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

我认为上面所說的概括了我們的立場。

現在我們来談談列宁关于工会是工人階級斗争的群众机构的观点。必須弄明白，列宁在任何时候都不曾认为“斗争”本身就足够了。他进行了斗争——我們也必須进行斗争——以使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动成为工会运动的活生生的一部分，从而能最后通过消灭老板階級而贏得同老板进行的斗争的胜利。

讓我們扼要地看一看在情况不是那样时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們新西兰的許多工会中，經濟主义和改良主义是猖獗的。的确有着消极的斗争。圍繞着“面包和黄油”問題，使用了一切合法手段。但是，事实上是实行了反动的政治——資產階級的政治。为反对把政治引入工会叫嚷得最厉害的那些人，事实上他們自己在隱蔽地从事政治活动。所以要隱蔽起来，是因为他們拥护和实行雇主階級的政治。我們决不能忘記，今天世界上有两种意識形态——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社会主义)意識形态。

“不要政治!”的問題

也許，有些人叫嚷反对搞政治而实际上自己在搞政治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創建世界工会联合会时发生的

事情。当时世界工联被英美和其他的工会领导人分裂（尽管有关的美国工会领导人叫嚷反对搞“政治”比谁都厉害）。那么世界工会运动是在什么问题上面分裂的呢？主要的争论之点是支持还是不支持馬歇尔计划——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另一方面，在党的领导坚强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世界工联的后来的历史上看出，围绕着经济问题的斗争是同强有力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的。

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在新西兰，我们往往发现，特别是在同劳工联合会的全国范围的政策有关的问题上，关系到影响工人生活水准的当前经济问题，提出了许多进步的政策方针。我们欢迎和支持这些政策方针。但是在政治方面，围绕着诸如我们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甚至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工会工作者相互友好访问以及同社会主义世界进行贸易等等问题，就出现了反动的政治路线。

如果我们对这一点加以忽视，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那将使新西兰工人阶级蒙受危害。我们必须进行斗争，争取围绕着一系列重要的经济与政治要求奉行一项进步政策。我们党必须对工会运动实行以群众支持为基础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必须认识到，要充当一个工会的好领导，他的工作必须以上述的共产党的方针为基础。

必须指出，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有了一些改进。（在这方面关系较为密切的人们可以在他们的发言中加以叙述。）但是如果认为经济主义的危险已经被克服，那将是幻想；前此的报告中所谈到的、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政策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少数先进环节之上——一种新式的“三角联盟”观念的危险也没有克服。必须谨防这样的一种幻想。这是危险的“左倾主义”，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这一点。雇主阶级在日益利用政府、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甚至在次要的争端上都是如此；任何先进环节或者仅仅是先进环节联合

一致，都不能战胜国家的全部力量。較强的那些环节必須运用自己的力量来加强較薄弱的环节。那时就会出现建立在阶级斗争的武器的基础之上的統一工会运动。

今天，工会团结的基础是好的。由于我们的正确工作方法，許多右翼領袖遭到了挫敗。劳工联合会的一項政策許可自己的綱領結合各行各业的情况。最近，劳工联合会的政策在直接的經濟領域以外的几个方面是好的。（例如，圍繞着古巴危机、法国在太平洋举行核彈試驗以及关于不发給中国人签证等問題上。）这是令人高兴的迹象。我們的弱点是，在进行帮助以使我們的政策結合各行各业方面，我們的工作做得太少。我們在做推动工作时力量不够大。克里斯丘吉市的工会运动也許在这方面比別的地方做了更多的工作。至于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党的影响成为主要的因素，那里也像別的地方一样是令人怀疑的。

我們一再指出，工人的战斗性日益加强。关于近年来劳資糾紛的下列表格证明了这一点：

以下列日期为終点的九个月	总次数	总時間(日数)	卷入的工人人数	損失的工作日
1957年9月30日	39	119.5	10,539	16,738
1958年9月30日	41	120	10,219	12,339
1959年9月30日	61	182.75	15,277	22,197
1960年9月30日	51	330.25	12,557	34,263
1961年9月30日	59	291	13,997	30,423
1962年9月30日	75	426.5	20,509	58,227

考虑到自从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来举行的罢工，我們毫不怀疑，工人的战斗性是在繼續增强。

作为报告的这一部分的小結，我們要說，在工会运动里的同志們，特别是担任領導的同志，必須同新西兰运动当中在一段长时期

內以仲裁和調解为基础的局面向斗争。这种局面的确造成这样的趋势：发展狭隘的工会观点，而不是发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如下的事实是我们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在整个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利用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它将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工业方面努力争取更广泛的接触和影响，而且在思想领域内帮助我们——就是制订出工业方面的纲领，这种纲领把共产党的政策贯彻到某一种工业及其具体问题中去，又把我们的全国范围的总政策具体贯彻到影响某一工业的工人们的的问题上去，并且把我们的政治带进去。关于这一点，我们已谈论多年了，但是，由于制订工业方面的纲领等等，我们终于走上了轨道。工业纲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把青年争取过来

一些参加代表大会会前讨论的人曾强调需要在争取青年方面做一些事情，并且批评我们在青年中间的工作做得不够。这是正确的，必须更有效地来处理这个意见。然而，除了我们应当仍然坚持不懈地组织青年运动以外，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建议。这种缺乏意见的情况并不是意外的。这些参加讨论的人显然遇到了和我们在中央所遇到的同样的困难。困难在于，客观的情况长期以来完全不利于在这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经济情况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今天的青年是在斗争处于消极状态的时期长大的，这个时期无助于唤起他们对直接的经济要求的兴趣。这是我们在工业中和在工会中的活动所遇到的暗礁。此外，在新西兰，对普通青年人来说，甚至连原子战争的恐怖也似乎是非常渺茫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十分嚣张的资产阶级宣传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宣

傳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美国的，它表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增长，甚至资产阶级的“道德”也在衰退。）

然而，在这里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客观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利。今天我们知道有许多青年人在离开学校之后不能够在他们希望从事的行业取得学徒工的地位。因为有关的公司决定减少或根本不雇用新的学徒。我在这里根据个人的了解谈谈奥克兰的情况。毫无疑问，其他地方也在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时代的征象。据报纸报道，今年奥克兰有二百名中等学校学生重新回到学校去了，因为他们无法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工作。当然，适当工资的工作还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种工作是危机一加深就首先受到打击的、没有回旋余地的工作。这些是正在改变的經濟情况。

这里也在出现新的情况

在政治方面，一些时候以来出现了表明我们的党在开始对青年产生吸引力的初步迹象。我们在全国中央已经收到一些青年人的来信，探询我们党的情况及其政策，并且要求指教。这是意义重大的和令人鼓舞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参加某些社会活动——电影放映会等等。参加我们奥克兰区委会举办的去年十月一日电影晚会和十一月七日的集会的青年人非常多。如果我们看一看在奥克兰举行的《人民之声》野餐会，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和青年没有接触。他们有大量人参加——并不只是被他们的父母拖来的。在我自己的地区，大约有七名年纪在十七岁到十九岁之间的青年小伙子——其中有两个人以前曾同我们有过来往——曾作了很大的努力来进行组织，以搞到船只参加那次野餐会。也许意义重大的是，他们宁愿自己做出安排来搞到船只。我想，这表明，成功的关键在于信任他们，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办法去干，即使那种办

法對我們來說確實似乎有點“奇特”。他們早年成長的環境的確實使得他們不願意被組織得太緊了。

我提到這些事情是為了表明，雖然確實存在巨大的困難，可是情況並不是完全陰暗的，目前在爭取青年方面就有取得進展的可能。根據大約十八個月前的政治委員會的決議，決定設法在奧克蘭恢復中央領導的青年運動。這個嘗試失敗了。事實上，一個初步的努力，即用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紀錄片舉行的一次電影晚會，只吸引到三、四個青年。

這種參加人數不多的情況，並非完全由於同我們有聯繫的青年人缺乏興趣，這也表明黨員們令人遺憾地缺乏“對青年問題的意識”，這是我們必須加以克服的。

因此，我們不應該認為我們無法繼續干下去。在目前，一個中央組織也許不會有吸引力，可是有迹象表明，青年組織正在各個郊區，特別是離市中心稍遠一些的郊區成立起來。在這些地區，還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青年組織也開始在發展中，而且出現了一小部分人，他們模糊地期望有一些有組織的活動，主要是社會活動，但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看法和爭取和平的鬥爭，而對其中少數人來說，共產黨的革命性正在變成一種吸引力量——像它應該變成的那樣。

我們決不能忽視地方青年組織，其中包括宗教組織。他們有許多積極的因素。在組織青年方面，我們是有進展的，但是必須根據當地情況和接觸的性質，而多少運用點策略來進行。特別是，我們必須注意不要使自己被人看來好像是把條件或政策強加於人的樣子。如果我們策略地工作，我們的領導就會被接受。可是青年是強迫不了的。我們這樣做，就會在不遠的將來成功地建立一個以社會主義觀點為基礎、能夠領導比自己的實際成員更為廣大的我國各階層青年的中央青年組織。

我之所以在青年問題上只談到奧克蘭的經驗，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其他地点报告的情况太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們一定有类似的經驗。其次，正是在奧克蘭——我們最强大的中心——我們决定設法在青年問題上有組織地行动起来。

总而言之，情况仍然不好，但是前景在好轉。如果我們利用这些前景并且行动起来，我們就会取得进展。

我国的毛里人和玻里尼西亚人

許多支部、个别同志和同党有联系的党外人士都談到我們缺乏有效的綱領来处理毛里人以及在离开各屬島后在新西兰定居下来的大批玻里尼西亚人(至少在奧克蘭地区是这样)的特殊問題和需要。(順便提一下，我国的毛里族人口正在迅速地增长。在一九五六一——六一年这一期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三，使总数达到十六万五千零六人。)

缺乏处理玻里尼西亚人的当前問題(这些問題不同于他們与帕克哈工人共同面临的一般問題)的綱領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沒有給予注意而是由于缺乏詳尽的知識而产生的。通过工会运动和由党在工厂以及在毛里居民相当多的地区进行的直接活动，已經做了一些十分良好的工作。在奧克蘭，經常从报攤上购买我們的报纸的毛里人和島民的数目是相当多的。这个数目比当年在就“清一色黑人橄欖球队”远征南非的問題发动“不让毛里人参加就不远征”的运动时的突然增加又有所增多了。

但是，除了这个初步的接触和对我們共产党人的一般友好态度以外，我們沒有取得进展。我們必須努力使毛里人加入我們的党。这样的同志对于我們的毛里人和島屿人民的具体問題将有亲

身的了解，这些問題与帕克哈的問題并无很大的不同——至少在工人一級是这样。这样的同志可以教我們了解部族背景和过去的文化遗产与新西兰的現代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何在，并在这方面對我們进行帮助。由此就可以制訂一个超出于反种族歧視等問題的綱領，圍繞那些問題，我們已經多次进行过斗争。

我們必須爭取毛里人的信任，而毛里共产党人就是在最初阶段来完成这个任务的人。我們必須考虑到我們的毛里人当中对白人——包括白种工人——的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由于过去的历史和今天在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的种族歧視产生的，而在許多情况下，过去的历史和这种种族歧視证明抱有这种不信任是正当的。

事实是，我們沒有认真地設法在我們在各地区和工厂中所接触的毛里人当中发展党员。我知道，要把毛里人（和一般的玻里尼西亚人）紧扣在固定的組織内是很不容易的。我年輕时在极北方曾多次同毛里人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五的一帮人一起参加以工代賑工作，并且在除了两三个帕克哈人以外全是毛里人的球队中踢过足球。在失业者的斗争中以及在一切其他事情上，他們都是热情地和坚定地参加，但是拒絕組織或领导。

可是情况正在改变，現在在各城市的工厂中工作的毛里工人和从各島屿来的工人已处在資本主义社会的总的影响之下，毛里人和其他玻里尼西亚人共产党员終将出现，并起着作为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的领导作用。我們不应等待这种情况自动发生，我們必須現在就去物色这些党员。在这方面的成功將使我們更加接近于半农村的和农村的毛里居民，在那里，种族背景和傳統更为强烈，并且對我們來說存在着了解的困难。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們决不可从“我們了解”这个角度来对

待這個問題。事實是，我們并不了解，我們必須學習。

由于幸亏有两三位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同志在這方面進行工作，中央最近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它將大大有助於我們對玻里尼西亞歷史、背景和其他因素的了解。但是這在很大程度上將仍是紙上談兵，我們的綱領將仍是含糊的一般化的綱領，除非我們建立起我前面談到的那個必要的聯繫。但是我的確認為，這個行動將使我們能夠同我們的毛里人和島民討論他們的具体問題，從而為我們開辟向他們學習更多東西的道路。

婦女工作

圍繞婦女的特殊問題在婦女當中開展更有效的工作的問題，是在今後必須再次加以處理的問題。但是，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的人數少，以及必須集中力量於某些方面這種情況，仍然是一個限制性因素。在吸引女工在工廠中進行更多的活動方面已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而許多地區的支部也通過在下午或晚上舉行婦女討論會和放映電影而做了良好的工作。經驗表明，在像物價、學費和房租等等問題上，婦女往往比男人更為激動和憂慮，雖然她們認為這些問題完全是非政治性的。

在這裡，不僅在工廠的婦女當中有取得進展的余地，當然，在工廠中是存在着最大的可能性的。如果我們的黨支部進行努力，在不到工廠工作的家庭婦女當中也有可能取得進展。這能夠慢慢地、然而是否定地圍繞着婦女們擔心的問題把婦女組織起來。這應當是我們的目標。

农 村

党最近在我们的一些农村地区中受到尊重，有了一些影响。在劳动农民和一般的农村居民中的这个小小的进展是以我们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农牧产品销售问题的坦率政策为基础的。就未来的市场前景而论，一般农民面临严重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由于抵押和由于分期付款购买农业机器等东西而债台高筑。他们受到上升的生产成本的打击，生产成本提高是因为大部分农业必需品是由壟断价格集团所操纵的公司卖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对于现政府的政策是没有好感的。

在小农当中，对壟断的旧有的敌视正在重新出现，在分配和购买农业必需品方面扩大合作方法的趋向已经开始。意义重大的，在最近几个月中，大批购买俄国钾碱和玻璃的是农民的合作组织。在农村（小农和中农占优势的地区）的这种趋向是值得欢迎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党应当采取初步行动以进入乡村，虽然这可能是困难的。我们知道，只能小规模地这样做，我们不能把任何主要力量转移而不集中力量于工厂。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能够做的，最近进行的努力所取得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新西兰摆脱共同市场的威胁的出路》这本小册子不仅向全国性的农民组织散发，而且只要可能，也向地区性的农民组织散发了。在农民亲自接触到小册子的地方，农民不仅看小册子，而且热烈地讨论它，这表明他们重视它，赞成它所提出的纲领。若干时候以前在我们出版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的小册子时，有些同志拿来在地方上的每月一次的牲畜集市上销售，反应非常好。工会运动中的一些同志曾就某些问题与农民接触，指出他们有许多共

同之处，因为他们全都是壟断势力的受害者。这些同志在这样做时，并未被当作“顛复性势力”而被赶走。

爭取我們在农村的同盟者對我們來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問題，不仅現在在当前的斗争中是这样，而且在将来在我們走向人民联盟——走向社会主义时也是这样。这是我們与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发生尖銳冲突的許多問題之一，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一直在努力使工人們相信，所有的农民像雇主階級一样是他們的敌人。

我认为，就是在这里，我們可以开始多做一点工作。在工会运动中，我們的同志必須利用各种机会不仅与地方性的农民組織，有可能时还与全国性农民組織进行接触，而且还要在工会运动中克服这样一个錯誤思想：农民自然是一个敌人，必須在各种可能的場合對他們进行斗争。只有在我們不爭取农民来一致进行共同的斗争的时候，农民才是敌人。工会运动必須深信这一点。我記得，當我們摆脱蕭条年代（大約一九三七年）时，在极北方的当时的农民协会（現在是农民联合会）的一些分会到奥克兰的工会理事会来，要求与領導人会晤討論共同的問題。参加會議的約有五百名农民，后来分小組进行的討論一直进行到下半夜。現在，當我們展望未来时，我們应当期望工人組織采取主动而不是期望农民采取主动。因此，我們現在只能采取初步行动，因为任何重要努力必須以城市中对這個問題的强烈信念为基础。但是，正像已經說过的，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

在那些日子里，所有沒有卖出去的《人民之声报》都从印刷厂和区委会收集起来，在汽車从农村經過时，把这些报纸擲到农民門口或擲給在路旁的任何一批工人。这种办法看来是原始的，然而事实是，当时《人民之声报》在农村地区中的訂戶比現在要多。这一点主要可以归因于这种接触方法。这比把旧报作为廢紙出售或

比現在采取的不管什么的办法都要好。現在要这样做是需要做一点組織工作和做出努力的,但是应当这样做。

当党的宣傳品是討論時事和討論农村問題的时候,可以拿来在地方上的牲畜集市上散发,像有一次出售关于欧洲經濟共同体的小册子那样。在《人民之声报》登載具有同农业有关的文章的时候,对《人民之声报》也可以这样做。在我們开始行动以后,我們甚至可以考虑在我們有合适的材料时出版《人民之声报》特刊。

許多同志和同情党的人士在农业地区有朋友和关系。整个新西兰都是这样。但是我們有沒有利用这种接触呢?我不相信已經利用了。但是照最近比較有利的反应来看,利用一切机会是很重要的。

我在这里曾經竭力表明,虽然我們在爭取工人階級在农村中的同盟者一起来同大企业进行斗争方面,不可能做到我們希望現在馬上做到的所有的事,但是我們能够而且必須做一些事。

我要簡單引述一下新西兰蔬菜和农产品生产者联合会机关刊物《新西兰商品作物生产者》最近一期的話。这个刊物在处理生活費用指数时,几乎使我联想起《人民之声报》来。它說:

“对生产者來說,在这个小小的总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水果、蔬菜和蛋类价格只上漲百分之十六,这同房租和房产等其他重要項目費用上漲百分之四十六点六比較起来是很微小的。对生产者來說,还有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情况是,零售商所占的百分比看来比七年前是增加了。”

这个刊物接着列出一張統計表,表明在过去七年中生活費用上漲的情况。这种事情表明存在着以政策为中心进行接触和討論的多么广闊的基础。

經濟形勢和我們的政策

我不打算詳談我們為了對付不斷發展的嚴重局勢而提出的政策。《人民之聲報》和黨的小冊子、傳單、公報等已經詳細加以說明了。全國委員會的意見——如果人們從會前討論材料的性質來判斷，這顯然是普遍意見——認為這是正確的政策，認為它符合目前的情況，主要問題仍然是如何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對工人和今天受壟斷資本剝削的其他人的更廣大階層進行宣傳。

綱領是不完善的，我們認為，缺點是它不是以充分全面的方式制訂的。即將產生的全國領導機構面臨的問題，照我們看來，將是圍繞着各點，特別是全國性的在工業中（通過工業綱領）和在各地區（通過處理當地問題）的宣傳問題，更詳細地把它加以擴充的問題。

但是，為了列入記錄和使你們再清楚地追憶一下，我願談一下主要之點。

在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亞洲非洲新獨立國家互利互惠貿易的基礎上，尋求新西蘭輸出品的新市場。

完全拋棄“不管好歹，追隨美國”的災難性的對外政策。

要求退出東南亞條約組織，因為，參加這個組織是違反國家利益、違反聯合國憲章、阻撓促進太平洋和世界和平的。由於同樣基本的理由，要求退出美、澳、新安全條約。

堅決要求我國政府應當在聯合國和其他地方帶頭參加爭取禁止原子彈和爭取世界裁軍的運動。

要求新西蘭部隊撤出馬來亞，拒絕為任何帝國主義在其他地方進行任何類似的侵略行動。

以和平共處和友好為對外政策的基礎，以承認同我們的鄰國

和全世界友好和相互貿易是我國最健全的防務這一點為新西蘭防務政策的基礎。根據這一原則，我們將把防務開支從目前的每年三千多萬鎊減少到五百萬鎊，並且利用節省下來的一部分經費用來推行同我們的亞洲鄰國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和貿易的政策。

立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反對控制我國國內經濟的壟斷資本的權力。我們的政策是：

把冷藏公司、肥料公司、沿海航運公司、牲畜收購站機構、保險公司、紙漿業及有關部門（不管其資本屬於新西蘭還是屬於外國）等主要工業收歸國有。把商業銀行收歸國有，以擊破銀行的勢力。根據給托拉斯頒發許可證的經驗，實行釀酒業國有化。

在鋼鐵、化學、制鋁等方面，發展新的國營基本工業，不讓壟斷資本插足。

建立由政府經營的石油提煉廠。新西蘭的石油資源只能由政府開發。這方面的政策應該根據民族利益，同建立由政府經營的煤炭利用工廠相配合。

開始發展由政府經營的遠洋航運業。

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將從這樣一些國家取得：它們將根據商定了的長期交貨協議接受新西蘭的產品作為償付；它們將以低利提供長期信貸。

在國有化工業中，工會應在每個監督機構內享有充分的代表權。這一原則將適用於現有的國有化工業和服務業。

政府採取行動防止對現有的工業、分配業組織等的合併和外國“接管”；在這些行業里，上述做法是違反公眾利益的。

實行有足夠維持生活的工資的四十小時工作周制：在這方面，我們的政策是：政府應該實施一項工資法令，規定每周工作四十小

时、最低工資十六鎊；根据全体工人的利益恢复工业中的全部技术差額工資制；女工同工同酬。

廢止在工业調解与仲裁法和違警法中所包含的一切反工会的法律。

立即严格而有效地冻结物价、利潤、房租。

根据民族利益，对資本收益实行有效控制。

在一个包括工会在内的广泛基础上，建立政府—消費者組織，以根据工人的利益制訂出控制价格、利潤等的办法。

让富有者承担捐稅負擔。办法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富有者的个人所得稅和公司利得稅的稅率。个人豁免部分每年不得超过二千鎊。对超出二千鎊的个人收入所征稅額应大大增加。对收入超过一万鎊的公司所征稅額也同样应大大增加。

把个人收入免稅水准提高到每周十三鎊（每年六百七十六鎊），并且把应予免稅的妻子津貼費增加到每周四鎊（每年二百〇八鎊），每个孩子的津貼費增加到每周两鎊（每年一百〇四鎊）。由于从事危险的、骯髒的或特别艰苦的劳动而获得的額外工資收入应免予征稅。

取消社会保險稅（它对所有收入都按单一的而非累进的稅率来征收）。按照上面概述的原則把目前的社会保險稅并入对公司和富有者个人征收的所得稅內。

对除了奢侈品之外的一切商品免征銷售稅。

一般地取消或削減給与大企业的一切让与，諸如特別折旧扣除、对紅利征稅的平均最高率偏低等等。

大大提高对奢侈品的銷售稅。

为滿足我們保健事业中的迫切需要，我們建議：

提供足够数量的专职医务人员和設備，以滿足人民的全部

需要。

撤回对私立医院的补贴，用这笔钱来改进公立医院的服务。

取消医生(一般开业医生)在社会保险补助费之外另收诊费的权利。考虑到实施社会保险补助费以来生活费用的上涨，由国家增加对医生的付款以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损失。

我们的教育政策：大大增加教师的全面薪金。迫切注意教师的住房需要。设立一种农村服务津贴，并增加对学位及其他类似资格的津贴。

为大学中有志成为教师的学生设立名额更多和金额更大的奖学金。

增加学校建筑计划的开支，以保证为人数较少的班级提供足够的教室。建筑较好的永久性的校舍以代替用预制构件临时配建的校舍。

为一切学校提供礼堂、体育馆和宽敞的运动场。

在目前的免费教科书计划之外免费供应文具，但是工作由特别的行政人员担任，使教师不致减少教学时间。同样地，以体育时间代替军训时间，课程表中不列入宗教课(设置充分的工作人员以使教师有足够的時間备课和批改作业等)。

向学校委员会和家长—教师协会提供充足的经费，使它们能够进行实际的工作，即为了他们的孩子而帮助管理学校。(目前他们的大部分力量不得不用于举办义卖会、抽签得奖等，以此来筹集办事经费，而这是应当由政府的适当基金来供应的。)

青年问题的方案：使学徒有较充分受训练和技术教育的便利。这包括在工作时间内得到充分的训练时间。训练费用由国家支付。

增加国家对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拨款。

国家提供財政支援，以增設运动場和增加运动教练，并帮助运动俱乐部。这项事务由适当的政府部門管理。运动俱乐部要有教练员。

帮助文化团体。任命更多受过訓練的人員来领导和指导这项工作。在方式方法上力求广泛，以适应多种多样的兴趣。

对毛里族青年給予特别的帮助和鼓励。这包括保存毛里族文化和通过反对种族歧視的立法。

为人民建造廉价房屋：以低利率資金(像以前那样，通过儲备銀行取得，利率为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点五)增加国有房屋和国有公寓建造計劃。

对願意自己造房的劳动人民提供低利貸款。在使用政府貸款的建筑上，政府对私人营造商的收費加以有效的全面控制。

控制对房屋发展和重要工业建筑有不利影响的奢侈建筑。

給一切小农以必要的援助。这种援助可以通过这些办法来实现：提供低利貸款以发展生产和进行房屋建筑；在不断調整的基础上規定黄油、脂肪的保证价格，从而保证小生产者有适当的收入。在可能的地方，与农民組織合作，为生产其他产品的农民制訂类似的保证价格計劃。

为加强农村生产和消費合作社，在必要时，政府应提供援助。援助合作社发展采购和利用机器的机构。

增加对农业部的撥款，以加强对劳动农民的技术和科学援助。

如抵押債務有損害生产的影响和压低生活水平时，就应削减这种債務。

* * *

新西兰局势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我們仍然同帝国主义的計劃，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計劃，牢牢地拴在一起。每天的事态发展

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使我们在解决我们国内面临的經濟問題时沒有行动自由。因此，我們必須使我国人民看到，我国政府繼續成为东南亚条約組織的一員，支持在联合国内的“冷战”政策，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态度，反对承认中国和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繼續承认蔣介石政府——这种一般立場使我們同社会主义世界发展长期互惠貿易成为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立場只能导致这样一条“解决”新西兰各种問題的道路：把资本主义危机的重担放在劳动人民的肩上而不是放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搜刮我国資源和剝削我国人民的资产阶级的身上。

換句話說，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危机使我国反对壟断資本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更加尖銳化。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起来斗争。我們必須使工人运动的基层群众明了这一点，并基于这种了解而共同前进，发动攻势。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反动派为了对付由于帝国主义衰落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問題，正在世界各地对劳动人民和革命运动发动进攻。他們将像在其他各地一样在新西兰发起激烈的进攻。共产党的政策是唯一能够提供答案的政策。

英国之被拒絕加入欧洲經濟共同体，使得某些同志认为，我国經濟境况已突然改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們在一九六一年七月提出的政治委员会报告中說过，不論英国参加或不参加欧洲共同市場，新西兰总归要面临危机。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正像我們那时就說过的，英国已經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为我們的大部分农产品輸出提供价格合适和比較稳定的市場了。这是由于英帝国主义迅速衰落的結果。它还在繼續衰落下去。任何其他代替加入欧洲經濟共同体的政策都不足以改变这种局面，正如英国之参加作为美国的卫星国并未能改变这种局面一样。我們的問題依然存在，而唯一的解决办法也仍然是：同社会主义世界进行互惠貿易，同民

族解放运动已取得胜利的新兴国家进行互惠貿易。

英国由于法国政府的否决而未能加入欧洲經濟共同体，这可能給我們一段喘息時間，如我們对英国輸出的牛油限額增加所表明的那樣。这将使有些生产者能够迅速地停止生产干酪，以減輕銷售日益堆积的干酪的困难。然而，事实将会证明这只是一个短暫的喘息時間。由于国内的原因，現在英国政府迫切需要为英国提供价格更为低廉的食品。至于工业消費品，因为是屬於壟断資本的範圍，他們是不会試图这样做的。輸往英国的牛油限額增加，将会导致价格的削減，如果新西兰政府繼續奉行現行的政策，到头來我們将会发现，英国政府是在以牺牲我們的利益来解决它的問題的。

事实上，从整个大英联邦來說，这可能就是英国政策的方向。因为对于英国政府來說，这将是它找到喘息時間的办法。事实已經证明，帝国的联系和血統的联系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这方面对我們來說是沒有解决办法的。在《新西兰面临危机》和《新西兰摆脱共同市場威胁的出路》这两本小册子中所概述的威胁依然存在。

为此，不能肯定英国将来也不会加入共同市場。我在前面已概述过法国反对英国加入的背景，那基本上是謀求实现自己的計劃的自由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对美帝国主义的挑战。如果有人认为，美国在这个时期施加压力，肯定不会及时使那种形势再度改变一个时期，那将是卤莽的。不要忘記，美帝国主义者是极端迫切地需要英国参加进去，以幫助他們应付那种挑战。

有些同志可能认为，从英国現在已被拒絕作为欧洲經濟共同体正式成員这一事实来看，我們最近所說英国将会参加进去，这是犯了一个錯誤。这是真的，然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錯誤，它並沒有改变党对这整个問題的政策的正确性。但是，我們确实沒有認識到导致了法国抗拒美国并且行使否决权这种帝国主义陣营內部矛盾

尖銳化的情况。

就 业：

就业統計数字是值得看看的，并且是对那些声称就經濟問題而論我們已克服了最大困难的人們的答复。在一九五一年，公布的职业空額为二万一千九百六十八个。一九五九年降到五千三百这个最低数字，然后在一九六〇年上升到六千七百六十四个，一九六一年又上升到九千一百九十六个。但是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又降到六千八百四十九个。我們現在有了某种經常性失业，虽然是小規模的。但是，如果为現金收入而进行的海外借款（这是最近几年来的一个特点，它不能无限期地繼續下去）停止的話，失业人数就会立即急剧上升。

貿易条件也是一直对新西兰不利的，下列数字足資表明：

全部輸出——年 份	指 数
1957	100
1958	86
1959	100
1960	96
1961	90
1962	92.6

六年期間的平均指数是九十四点一，而六年中有四年是入超的。因此，我們的支付差額問題仍然存在，正如解决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互惠貿易的問題仍然存在一样。

在新西兰擴張工业也不是解决問題的办法，如果目前这种通过引进更多的壟断資本到我国来的办法来帮助工业擴張的政策繼續执行下去的話。这是国民党的政策，而不幸也是工党的官方政策。前面提到过的有关外国壟断資本的剝削数字應該足以說明，这

个政策的目的是在于帮助大企业，而不是促进人民的經濟利益。只有我們党所提出的經濟发展綱領才会引导新西兰找到解决問題的办法。因此，就像前面說过的，我們的主要任务是在更广泛和更詳尽的基础上发展我們的綱領。

即将到来的选举

今年是大选年，我們党必須准备充分地参加竞选运动。人民的大多数仍然把政治看成只同議會选举和其他选举有关。在选举时期总是会激起人們对政治的較大兴趣。这使我們有机会把我們的綱領拿到广大阶层的有兴趣的工人面前去。这就要求我們党必須积极进行活动，必須使党的宣傳达到一切可能达到的地区，当然要集中在我們参加竞选的选区。

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若干同志和非党朋友以及一些党支部都提出了关于今天有必要在尽可能多的选区提出共产党候选人的問題。事实上，有些人提出最好在一半以上的选区内提出党的候选人，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表明，从工人的观点看来，即使在今天，另一批人也有当选組織政府的希望。他們強調这种做法对人民群众的心理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因为以前我們常常要为是否有必要即使是提出三名或四名候选人的問題进行爭辯，而且，实际上，我們以前的竞选运动只是一种“支持工党”的运动。

从一般政治角度来看，提出最大数量的党的候选人肯定是可取的，如果我們能够提出比方說五十人，那将是非常好的。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是我們的目标。然而，我們必須研究一切因素，并且考虑某些策略問題。是的，我們沒有、而且必須不要为工党領導方

面关于“共产党人使选票分散”的叫嚷所詭詐。如果接受这种說法，那就是把議会的領域让給他們，而只是寄希望于工人在运动中的影响会迫使議會采取少数几个进步的立法行动。另一方面，我們仍然必須考虑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并且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向政治議会的領域推进，以便不致于一开始就由于缺乏了解而把工人赶走。我們必須說服工人們，今天迫切需要有共产党議員在議會內外为工人利益进行斗争，而在一九六三年，沒有任何其他的人会坚持不渝地这样做。

但是，如果我們把战綫拉长到去竞选大多数席位的程度，我怀疑除了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外是否能取得上述的結果。另一方面，我們应当提出大批候选人，肯定要比上次大选的为多。首先，我們必須在我們党的力量最强大的地区竞争席位。在城市中，竞选活动的适当配合可以使之对相当数量的选区产生影响。在城市以外，在我們有一些党組織的地方，即使它只有一两个党员及其所接触的人作为基础，我們也应考虑提出候选人。通过这种方式，我們就可以有效地使我們的政策获得更多的群众，比我們不竞选时要多。我們必須面对这一事实，即竞选活动可能不充分，但是它总比不直接进行竞选运动来支持党的候选人要好，所获得的结果也更多。在遴选这些地区的候选人时，应当根据这样的認識：他們必須自己进行大量的組織工作。事实上，他們必須着手組織工作。

我认为，現在已經是我們必須考虑去竞争某些为国民党人所占有的席位的时候；我們肯定应当考虑竞争半农村地区內少数席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有一个国民党政府，击败这个政府将是对反动派的一个打击，因此，我們不应故意在这样的选区，即在那里，我們的选票几乎自动地意味着国民党候选人胜利、工党候选人失败的选区进行竞选。鉴于选区划分的改变，立

即对竞选局势作一次全面的考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其他政党已經广泛地提出了候选人，我們也有必要尽早宣布我們的候选人名单。我們必須尽早开始初步的竞选活动，以便使我們的候选人和政策能够在战斗进入最高潮之前就为人們所熟悉。

我們总的目标必須是：

击败国民党政府。

使共产党議員当选。（讓我們这一次把这样的概念，即认为我們的竞选只是为了宣傳，选票并不是必要的这种概念拋棄掉吧。选票的增加将是对反动派的打击，并且将大大有助于为我們党爭取不断增长的直接支持。我們参加竞选就是为了贏得胜利。）

我們用批判性的竞选运动来支持工党当选，目的在于不使人民的头脑中有这样的幻想，以为工党当选是他們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我們不进行竞选的地方，我們說：“投工党的票”。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当前綱領作为我們宣傳的根据；但是，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我們决不可以忘記提出我們的目標，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兰的問題。

在竞选运动中，我們不应忽視社会信用同盟，而应花更多的时间去对它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会导致的結果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全体同志都应当認識到，我們必須更有力地提出必需改革选举法的問題。必須抨击“先跑过終点者获胜”的制度及其确立两党制和取消少数党代表权的傾向；必須更充分地闡明我党提出的比例代表制政策及其进步的方面。这是对那种关于分散选票的叫嚷的一个回答；在这个問題上的改变将会改变我們的整个策略地位。今天，“先跑过終点者获胜”的选举制是在壟断資本手里的一個武器。这一点我們在过去是沒有充分認識到的。

我們的党

除非我們能够积极地对在这个报告中所討論的一切以及我們的目标和政策的正确性做出一点事情来,否則它們是沒有意义的。因此,我們党內的情况,它的思想力量和組織力量是具有首要意义的。

我們党在党员人数和影响方面都比五、六年以前壮大了,这样說是正确的。党员人数有了全面的增長,认为我們正处在一个我們能够取得进展的时期中这种信念增强了,从而党的活动和政策的执行情况也都获得了改善。我认为,上自中央领导,下至党员群众,情况都是如此。集体领导的方法在各級都繼續有所发展,我們的宣傳不仅份量增加了,而且內容也改进了。我們这样說是为了在我們對我們的地位作一番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观察之前使人們对事情有正确的看法。

尽管我們取得了某些虽然微小、然而重要的成就,但是过去两年却表現出一种在已經达到的水平上停滞下来的危險趋向。当然,我們的主要地区中心奥克兰还在繼續緩慢地前进,而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实。但是在某些其他地区,例如在惠灵頓,就沒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而在某些較小的中心,在組織和工作的某些方面实际上还曾遭到損失。另一方面,在一些次要城市和一两个农业地区(主要是在奥克兰省)內,我們不仅增加了党员人数,而且他們正在发展新的支部。意义重大的,党的財政状况从来没有像現在这样健全,这表明对它的支持增加了,并且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明显可能性。因此,我們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在我們各級党的工作中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弱点。

报纸销售方面的停滞状态

当我谈到停滞状态的时候（我們都知道，我們不能裹足不前——我們不是前进就是后退），我要拿我們的主要宣傳和組織工作的武器《人民之声报》作为一个例子來說。自从我們发动了我們的“建党”运动以来，我們把它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千份以上。但是，到一九六一年，是四千八百份；一九六二年，是四千九百份；一九六三年，即目前是五千一百份。

你們也許会說，这并不是停滞，我們还是有进展的。不錯，但是进展来自奥克兰，在很小的程度上来自惠灵頓，而且訂戶增加主要是在那些沒有任何直接組織联系的地区。在这个时期中，在新西兰其他各地的銷行量不是沒有变化就是下降了。这是严重的，必須加以研究。因为，奥克兰市和奥克兰省的階級斗争也許确是要尖銳一些，但是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答案。机会显然是被错过了。我們說显然，是因为我們在过去一年中曾經达到并且超过了每星期三十鎊《人民之声报》維持基金的目标，同时对《人民之声报》发出的特別呼吁的支持絲毫沒有削弱。在一九六〇年我們举行上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們得到的維持基金每星期平均只有十七鎊的样子。如果这不是說明增加銷售量的道路是敞开的，那又是說明什么呢？

把这一点提出来，我們并不是想潑冷水。那是沒有必要的。所需要的只是对共产党报纸的主要作用有更好的了解和作更大的努力来进行推銷。我們有着一个据以出发的健全的基础。《人民之声报》編輯部的报告表明，今年实际上已經有了某些进展。我认为我們可以說，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去年作出了决定，要在我們的建党工作中，在不忽視其他方面的同时，把力量集中在《人民之声报》方面。可是从全国中央到基层的工作來說，我們在这方面的努

力是有可以批評之处的，这在下面再談。

今年二月份的四期在奧克蘭的銷行情况如下：一千五百九十八份，一千六百零三份，一千六百七十六份，一千七百十二份。在惠灵頓的銷数是：八百八十三份，八百九十一份，九百四十三份，九百二十一一份；在克里斯丘吉的銷数是：四百七十九份，四百七十九份，四百七十九份，四百七十九份；在都內丁的銷数是：一百三十八份，一百三十八份，一百四十一份，一百四十一份；在格雷茅斯的銷数是：二百十四份，二百十四份，二百十四份，二百十四份。

在最近两个月期間，在全国範圍基础上的总銷行数增加了一百份。当我们看到新訂戶占那一百份中的六十份的时候，这难道不是再一次表明，在我们的支部的推銷运动中需要再加一把力么？

当我们談到加强我們党的思想意識的时候，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理論刊物《共产主义評論》的重要性。这个刊物的情况也是如此。它的总銷行数現在是一千零五十份（通过各个区和支部銷出的为七百四十一份，訂戶二百六十八份）。但是，在一九六一年时，虽然总銷行数要少一些，但是党組織的訂数却是七百七十一份。

当个人訂戶增加而我們有組織的銷行数却下降时，对此，除了說我們是落在后头之外还能說什么呢？

一九六二——六三年的“建党”运动情况，简单地說是这样：党员人数增加了約百分之五；《人民之声报》銷数增加了二百份。《共产主义評論》的銷数沒有增加，尽管在惠灵頓距指标只差两份。其他宣傳品、通报、工业綱領等的銷行数普遍有所增加。

关于全国性的出版物，情况表明：从一九六一年以来的时期內的出版物有：《社会主义的新西兰将是什么样子》（一万册），《新西兰摆脱共同市場威胁的出路》（一万五千册），关于“共同市場”的傳单（一万五千份），关于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的傳单（二万份），关于

“共同市場威胁我們的就業”的傳單(二萬五千份),《新西蘭反对大企業》(五千份),《新西蘭面臨危機——在或不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內》(二千五百份)和《人民之聲報》以傳單形式出版的許多號外(就全國中央的財政情況來說,出版的小冊子沒有造成損耗)。

財務情況:在黨內,財務情況有所改善,但是沒有達到新的指標。然而情況是健全的。有一些拖欠,但那是前幾年的事。目前的黨費定額各區和各支部是按期交納的。

《人民之聲報》維持基金情況:這方面的情況的確很好。超額完成了指標。奧克蘭和惠靈頓顯示了不斷增加的趨勢。其他地方的情況也傾向於良好,但是不經常。

在這方面,總的說來是有盈餘的,可是收入的增加絕大部分倚靠奧克蘭和其他外埠小地區。我願意請你們回顧一下前面提到的關於一九六一年《人民之聲報》、《共產主義評論》等的數字,你們就會明白為什麼要用“停滯的趨向”這個說法了。

下屆全國委員會必須立即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工作中的一些弱點

毫無疑問,我們在今後的一年中必須繼續開展我們的“建黨”運動,建黨的指標要意味著真正的发展,但是指標又要考慮到我們的力量和客觀條件,必須合理而且是能夠達到的。這一報告所闡明的整個形勢表明,我們能夠進一步取得進展。報告建議我們在不忽視其他方面的同時,繼續把力量集中於《人民之聲報》。請記住,《人民之聲報》有助於吸收新黨員、解決財務以及我們打算完成的一切任務。

我們黨內的工作在實際上互相關聯的兩個重要方面仍然是薄弱的。我指的是黨的學習和培養新幹部擔任領導的問題。一所全

国性的党校已經办起来了，在区和支部一級上，学习基本上是坚持下来的，通常学的是我們全国教育小組委员会发的材料。当我们檢查学习成績时，缺点是明显的。在整个党的工作中沒有取得使我們能够說学习的結果加强了同志們的活动的这种改善。我們也沒有见到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新干部。可是如果我們不培养年輕的新干部担任领导，那末，我們的前途的确暗淡。我們年紀都大起来了，我們希望也越来越有見識。可是我們不能希望保持青春的火焰。

的确，可以說有一些肯定的成績，但是如果我們满足于这样一些成績，那将是愚蠢的。鉴于我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意識形态方面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們党的教育显然必須更加紧密地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論为基础——这样我們才能把它运用于新西兰的实际情况。国际和国内的經驗都表明，如果只是从当地情况出发然后到基本理論，我們是不能成功地进行工作的。那样做，是本末倒置了。

我們早些时候已經說过，在我們的工作中还存在着明显的缺点。这个缺点不是什么新东西。自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中以及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都一直不断地談到这个問題，并且在这以前的許多場合也曾处理过这个問題。

实际情况是，尽管有一些改进，我們还没有完全做到在各方面为执行我們的政策、我們的策略建立有效的組織形式。我們决定了政策。我們大家都同意。但是我們在执行过程中犹豫不决。我們各級党的情况都是这样。（例如政治委员会去年所作出的关于我們“建党”运动的決議。經過研究，我們决定集中力量爭取增加《人民之声报》的銷数并充实其內容。）

这种缺点仍然是从上到下地从全国委员会开始的。因此我建

議我們从這一級开始进行檢查，然后再談我們党内其他各級有什么缺点。已通过了各項決議，但是全国委員會的委員們是否完全了解他們在自己地区內使人們清楚了解为什么通过这种決議并对此具有政治信念这方面的領導作用呢？事实上，他們的領導方式是否有助于推动富有成果的有組織的活动呢？大体上，我們在这方面的領導仍然傾向于自发的——一陣一陣的方式。于是我們就陷入全国的或局部的細节問題上去，而这些問題經常只是由于沒有解决重大問題而产生的。

这种組織上的缺点不是什么真空中的东西，它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缺点。它意味着当我们开始要在行动中檢驗政策的时候，我們对于是否能实现我們着手做的事情这一点沒有信心。辯解的时候已經过去了，我們必須承认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

政治委員會也有这个弱点。威耳科克斯同志作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通过了，經過集体討論作了某些有益的修改。报告中提出了积极的行动建議。但是，如果你重新看看过去的报告，你就会感到惊讶，那里面的建議是多么經常地随着時間的推移而被置諸脑后。書記处也許发出过通告，但是很少有——如果不是沒有的話——接着采取的措施。

在这个問題上，政治委員會的全体委員都要負很大的責任，但是主要的責任应由全国中央來負，由書記处和专职的管全国性工作的干部來負。

現在再回头來談談政治委員會关于建党运动和《人民之声报》的决定。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自己在向書記处提出的一个簡短报告中曾經建議采取某种組織行动。其中包括在党内展开一个运动，以便充分理解我們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把《人民之声报》看得这样重要。这个运动将使全体黨員認識：当我们談到“发动攻

势——到人民中去”的时候，《人民之声报》是我们的主要宣传武器，我们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工作的武器。但是，除了奥斯特勒同志和霍利斯同志的四出访问之外，没有做什么工作。也还提出了其他某些建议，包括对这个重要建议进行检查。从中央进行的检查做得很不够，它等待着事情上来，而不去找事情，因此，在全党进行的检查，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少的。

陷在具体事务中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诚然，作为总书记，我的主要任务是关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但是我也必须记住检查已经作出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重要性。你们知道，我的弱点之一就是当某件事情作出决定后，好像不必由我作出进一步的努力，这些事情就会自动完成似的。

我想，中央的其他同志们如果照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就会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弱点。全国一级的干部（我们这种干部不多）过于把自己陷在细小的事务中。因此，他们没有充分地发挥出他们的政治能力来把我们的政治决定见诸于组织行动，成为生动活泼的东西。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已很久了，似乎总是有什么障碍似的。我们运动中的国际问题占去了很多时间，有些同志要到国外去等等。但是障碍总是有的。生活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而不顾一切地坚决前进。

的确，在全国中央，事情有了很大的改进。书记处布置下来和提交书记处的工作都比过去有条理。各小组委员会都提出报告，它们的报告也得到讨论，并且作了处理。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工会方面的工作，工会办事处的工作同书记处配合得很密切。

从以上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在作出政治决定以后，必须

改进我們的工作，并且確保我們进行全国范围的领导，經常檢查我們自己和別人执行决定的情况。人們选我們担任党内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并不完全是作为表彰我們过去的工作或者是作为在职的标记。共产党人的领导必須是在各级的积极的政治领导。这种领导工作所固有的因素是随时抓住主要的政治任务，摆脱不必要的事务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爭取其他同志的帮助来完成我們仍然面临的許多任务。

我想，奥克兰地区的领导同志会同意，他們在完成他們在我們党最大的地区里的任务时面临着类似的問題。在惠灵頓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也相同。要是我們允許这种缺点繼續存在下去，我們能对支部一级要求什么呢？經常发生的情况是，很好的活动开展，但得不到应有的领导上的帮助。领导上的帮助，如果运用得当，就会大大加强整个党的工作。

結 論

最后，同志們，我只能說，在这个报告中有許多重要的方面还没有談到。可是時間不允許了。大体上，在我們上届代表大会以后，这些問題已經由全国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举行會議討論过。如果我們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回顾并重新考虑这些問題，那對我們今后的工作将是有益的。

再說一遍，这个报告沒有一一列举国际大事和概述这些事件的政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說，这种方法不过是一种补白。这种做法对这次代表大会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們这次大会有那么許多影响我們新西兰人的問題需要考虑，而時間又那么有限。当然，我們并不忽視这些問題。正如在这个报告的前面所說，我們完全认

識这些事件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的全面影响。

主要的事情是，从我們自己的刊物中（和可能得到的外国刊物中）来了解，社会主义世界的总的前进在繼續下去。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規定了苏联在未来的时期內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进中的困难正在順利地得到克服。列入这个报告的建筑工人綱領中的鉛印示意图有效地表明社会主义在世界範圍內的前进。

在帝国主义世界里，危机在发展，帝国主义的衰落在繼續加剧所有資本主义国家——包括我們自己的国家在內——的阶级斗争。我在前面举出了我国产业工人战斗性加强的具体情况。国外的最近一个事例是法国矿工的罢工和这个罢工得到的广泛的公众支持，它甚至使独裁的戴高乐也提心吊胆，而不得不正视现实。

世界和平力量到处都有了增长，帝国主义的保卫者們虽然在拉丁美洲、东南亚、非洲、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地区发动新的反动攻势，但是他們实际上是在作困兽之斗。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範圍的胜利更加临近了。

这场战斗是艰巨的，我們不能期望輕而易举地在这场战斗中得胜。帝国主义像只垂死的老虎，虽然垂死，还是会伤人的。但是，只要在全世界各地，我們的各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場，充分地执行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个党的声明这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件中所制訂的政策和作出的結論，胜利就一定是屬於劳动人民、屬於世界各国被剝削群众的。

对于我們在新西兰以及在全世界範圍來說，这都是一个从政策、从理論到实践的問題。把它运用于全世界，就意味着和平和社会主义。

封面
书名
正文